

于味我

短篇小說選集



LEONG
NGAI
Fong

4-10-1977





者作书本
为

THE SOCIETY OF SINGAPORE WRITERS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南洋学会
THE SOUTH SEA SOCIETY
新社
THE ISLAND SOCIETY

员会



洪天賜教授捐贈

子休執
短篇小說選集



聯合文學出版社



于沫我短篇小说选集

出版：联合文学出版社

4697, Block 16.

Beach Road,

Singapore, 7.

承印：五洲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13x19cm. VIII +126 · 插图12

1979年8月初版 0001-3000本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定价：M. \$3.20 (星马)

U.S. \$3.00 (海外)

联合文学出版社

目 录

读稿者言（代序）	韦 晕	I
客		1
敌		11
似女人的女人		22
六个和一个		32
韦滔明		42
流水账		50
卖卜卜面头手		58
财神来了		68
名望		78
遗产		89
捞起		97
层楼		110
后记		124



读稿者言（代序）

韦 晕

星、马华裔文艺工作者于沫我，为了检讨自己创作过程和确定今后创作活动的方针，有意将他前后彙集印行的八个短篇小说集中的近百篇习作，选出一部份来编入这本选集内。于沫我为了避免本身的主见渗入，希望我以局外人的观感，替他从八个集子选出十个短篇来。

选稿的工作，并不如《儒林外史》里的选家那末简单，可凭个人的主观作随意的选择。尤其是文学作品，与别的文集选本不同，一方面要保留作者在该段写作进程和创作的面貌；另一方面得照顾到该选出的作品对当日社会的反映。这种种原因，由一个第三者出来担当这份工作，有些力不从心，自是意料中事，但为了替文艺朋友作些对文艺活动有微小帮助，那就不能想得太多，做得太少。这是本人胆敢负起这个选稿的一个原因。

为了使年轻一辈的文艺读者对这个认真、沉实的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过程及其成果，有较深的了解，我蒐集作者在习作三十年的过程中，所面对的逻辑文字（批评文字）归纳起

来，有些则加以阐释，这样以对新一代的文艺读者，不无微些意义。如能藉一些火种的潜藏，从而导致马华文艺在这个多元文化的新社会中更有光 and 热，这自然是我们爱好马华文艺的人的共同愿望。

作者的创作过程

我们不会忘记，鲁迅当年在上海居留时，文艺青年如孟十还、黄源等追随左右学习的不少；较后郁达夫在星洲任职的那段日子，日常到中峇鲁郁氏寓所讨论文艺问题的青年文友也不在少数，而于沫我便是其中之一。

在其时，于沫我接受了郁氏鼓励他向俄国作家契诃夫学习之后，在创作过程上跨进了一步。自然，在创作风格上，契诃夫是契诃夫；于沫我是于沫我，不能相提并论，但在作品素材采撷方面，于沫我的视野，多少受契诃夫一些影响，最低限度，于沫我早期作品里的人物，主要摄取自殖民地时代的洋官员、小商人、小偷、妓女、船夫……等等，与契诃夫笔下的，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沉落时代的七等文官、醉汉、小市民或农夫……他们都是“生活在醜恶里面。”

从作者最先印行《线索》那个短篇小说集子里，读到他所描写的人物，如头家老三、吃红毛头路的三少，以至较后作品里的老萧、阿棋哥、梁惠生、志强等人的平常生活事件中，都是对这些小人物内心深处的污脏、自私、妒嫉、卑鄙

……加以无情的讽刺。

于沫我出版了他的第三个短篇小说集《谷种》之后，有位搞文学批评的陆容平在一本杂志上发表评论，其中有这么几句：

“……里面似乎有些属于左拉的繁琐，也掺些莫泊桑的冷漠，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基调，虽不十分低沉，却也未见朗硬。而出现在他笔底的人物，温顺委顿之态十分，而刚强清爽之气不足。”这正如高尔基所批评契诃夫笔下人物一样‘同情的绝望的叹息。’”

由于星、马华文文艺的主流是现实主义，于沫我的创作路线无疑地是沿着这个目标行进，所以在《末流》那本小说集的后记里，有下列两句话：“但愿到底会对读者表现忠实，确实于愿已足。”有位李玉立就这问题，在香港一家文艺月刊里写了一篇《读于沫我的〈线索〉与〈末流〉》的评文，里面有这样一段：

“……在上面所说的‘表现忠实’，我是百分之百的承认。作者不仅忠于读者，忠于现实，且还忠于艺术真实，但‘于愿已足’，就似乎不大需要了。因为，就创作的倾向性来说，作者的作品，还未完全脱离暴露文学的范畴，当然拥有相当强烈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但离我们现实生活的文学的要求，还有一段必须勇敢跨越的距离。”

这是不错的，但我们不能忽视作者出身的阶级和生活的

实践，这形成了作者底创作历史的局限性。他能否“勇敢跨越”这段“距离”，就只好期诸未来了。

创作风格的形成

谈到一个作家、诗人或画家的创作风格，正如每个人的面貌、性格的各不相同一样。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是根据个人的生活、思想、修养、气质……等因素揉合，再经时间上的锻炼和创作的实践而达致的。自然，有的凭了一时的灵感或早熟的天才，很快地建立起个人的风格，如法国的沙冈，中国唐代的王勃，可作代表；而于沫我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型，于沫我的创作风格的形成，是经过一段长远的路，迂迴反复和悠久的锻炼，有如他在《蚕》那篇小说里所写的冯妇生那样，在暗中摸索，受过种种挫折后才达致一种独特的风格。根据文学批评家赵心在批评作者的短篇小说集《线索》时说：“于先生底创作风格，是属于张天翼、老舍型的。俏皮、尖酸、刻薄的手法，在每篇小说里的字里行间随处可以找到。”

是的，于沫我就在《末流》里把那个陆先生这文化界末流人物，跟张天翼在《梅轩老先生》里把白慕易狠狠的讽刺着一样。所以我们相信于沫我有一个时期受过张天翼艺术手法的影响。大约在三十年代的马华文艺工作者，多多少少对当代的中国文艺作家有些倾慕的趋向。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作者出身于南中国边城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到了海外谋生后又受了不少生活上的波折；通过切身体验，和感染时代思想的熏陶，使他对当日旧殖民地社会不平现象有敏感的表露，但对深渊里生活的人们，寄以深切的同情；就在作品里通过艺术形式，向社会提出控诉，如《斜阳》里的老萧，《六个和一个》里的三轮车夫等善良人物，作者的讽刺笔调，转变成为同情绝望的叹息。

主题的表现与语言的构造

我们都知道，小说的构成，是由于主题的表现和艺术语言的创造两种因素。于沫我早期的作品里；有些过份细腻的描述；颇令一般读者匆匆阅读过后，初时有点茫然，甚至怀疑该篇作品的主题何在，因而引起过小小的争论。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去领略作者的特殊风格者，也有人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一)把于沫我的“客”编入集内时，编者黄孟文对作者的评介是这样的：

“于沫我也写过为数不少的小说，其中绝大部分都收集在他的小说集《线索》、《末流》、《谷种》里。他的文笔凝练，颇有他自己的行文风格。不过，作者太过于咬文嚼字，有时又用一大段的文字去形容与主题无多大关系的芝麻小事……”

这些论点，颇与陆容平在《尊重、探索、帮助》一文里提到作者的艺术技巧时，有某些暗合：

“至于艺术技巧方面，于沫我先生的作品，有些显得囉哩囉嗦，牵丝攀藤。缺乏耐心的读者，往往不能坚持下去。这是由于于先生在创作过程中过分热衷，失去应有的控制，而不单纯是欠缺裁剪的工夫。”

这点，我颇想回溯到于沫我早期接受郁达夫的劝谕，着其向契诃夫学习，不是无的放矢的了。

自然，作者对微小事物作详尽和反复的描写，用得适当时，更能使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化，而增强故事的效果。诸如莫泊桑在《一段绳子》里对那条绳子的几个特写，于沫我在《客》里所描写的算盘，都尽了内在应合的本分：头家老三在开篇时，“熟练地抓上那个十三档算盘”摇着，是一般商人的惯势描写；到了他把鸡毛帚扫清柜面上的尘埃后，就滴答——滴答——地头家又用几支手指拨着算盘的珠子，这情形似乎是重复，但读者倘若细心的嚼咀一下，就会发觉到这是一个小应合，显露出在不景气时这个小商人的苦闷心情。第三次再提到那个算盘时，作者用的是暗笔，而通过主角的意识，“他没有打那算盘”，是作者一步一步迫近主角烦恼的焦点。到头家老三知道来客是来借钱时，便“迷迷糊糊的翻着簿子什么的，也拨拨算盘，好象压根儿不会知道面前有人站着……”这是内在应合的高潮，是在短篇小说中蓄意经营戏剧性，使故事的效果增强不少。

谈到艺术语言的结构，赵心推许其运用方言得灵活非常，认为是于沫我创作手法的第二个特点。

在作品里，于沫我所使用的方言，是多元多的。例如《线索》里那个洋官员因为曾在上海住过一段时日，懂得一些混合洋腔的上海土白，就趁这个用上海土白跟文经理交谈的机缘，串成了一种人事上的线索。

“嘻嘻，阿拉是老朋友……对格，对格，阿拉离开上海有十多年啦，现在讲……弗灵，对格……。”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李辉英批评过端木蕻良的作品的話：“……端木写《大地的海》时，即使不能十分客观地叙述，最低限度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小说中的人物讲他们自己的语言。”

在这点上，于沫我笔下的人物，也跟端木蕻良笔下的人物讲他们自己的语言。

《漏洞》里那个闽南籍老舢舨夫二根伯和他身边周围人物用来交谈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话：

“哈哈，二根伯，什么人给你讲明白俄……… 什么物件，呆人，俄了汝也无知晓……”

.....

“×汝老母，阿水这款人害死我！”

我们听了上述两人的对话，一定会知道他们俩是闽南人，而且确定其中一个的身份——是船夫。但这个船夫，又绝不属于香港或上海滩头的船夫。

鲁迅对文艺青年谈话时，没有否定方言的功用。不过，我们要记着一点，是运用的时间和空间适合的地方，因为过多的方言，对一般性的读者会因不了解，而减低了对作品韵味的欣赏。

为于沫我选稿之余，觉得将二十多年来，各家对作者作品的批评或期望，整理一下，摘录出来，间中或加以阐释，使新一代的文艺读者对作者深一层的了解，我想那不是完全无意义的事吧！

所有沃土，几株小草，只要不含毒素，我们总希望种子会散播成为有用的草原。



客

雨还是下着。

老天爷总是低眉低脸，仿佛它有一辈子沉鬱，那把眼泪老是拖不了的。哎，总是伤心，空间总是弄得这么湿腻腻，象一幅发潮的抹枱布，叫人随便触一下也心里发霉。

头家老三掙着拖鞋落楼，他象刚起床的：那件短袖衬衣皱得象一箸菜，朗朗荡荡倒提起几分精神，有搭着肉的特别来得冰冷。

伙计们已算尽职地扛开了几片板门。晨风，赶势的兜进了这家老字号三益公司的空洞门口，好象它就是第一个最得力的顾客。

靠近柜枱边那座“旺相堂”里的神灯，邪里邪气的挤眉弄眼。上了年纪的地主公公，就一味打起那象隔夜面包皮的冷硬脸孔，连面前那炷神香也没心情鉴领了，显然是无意于一日之计在于晨甚么的。

头家老三拖快了脚步拐进柜枱里，熟练地抓上那个十三档算盘，老老实实的高举到半空，息索息索的摇着。在发

霉的空气里，算盘那儿的尘埃，即使不愿意象往日那样给人轻易的摇落，也得识趣地而也沉重地遁走，另找寄托的所在去。

一支象生癞痢的鸡毛帚随也横扫了柜枱面，弄得尘埃终极走头无路。

滴答，滴答——头家老三那几支指头怪灵活的打着算盘的珠子。

老一辈的生意人，就这样认为晨早开了门，摇摇算盘，这一天的生意总会兴旺的。

摇算盘的满意地装上了一斗红烟，才象法官升堂那样装整尊严的坐下。眼尾扫了扫店堂：那几个饭桶伙计都象睡未醒的。有个背着风向把胳膊肘儿搭紧了身子，好似等候审判那么怯缩。

老看家的壁钟也失了它的老实，虚虚渺渺的铛了七下，便一点表情也没有了。

还早呢。今天的天气也许会变晴的，哎，已经落了两日两夜雨了……。

头家老三摸摸那口烟，可又漫不经意的戴起那副老花眼镜，他要看报。说来，鸡蛋那样大粒的字，他是可以认上一筐那么多的。而这里有个成规：晨早派来的报纸，例是要留给他第一个人翻的。这并不是他最有资格读报，而是怕小伙计翻乱了于他十分不便。他随手一掀便摸熟那一版是“行情”的。他挺注意经济消息。虽然，他读的祇是几条大题目：

胶市直线下泻
竟破六角大关

那副老花眼镜本来是搁在鼻头的，而给他看上这题目，惊的鼻翼动了动，竟把眼镜缩上了半分高。看去，更象小米鼠的老猫伯伯给脱韁的马吓煞了那样尴尬，不难会跌破眼镜的。还好——他有心情翻翻本坡新闻：

市情不景 倒闭风起
洋行紧缩客账
应付目前局面

这是头家老三这个老生意人所意料到的事，没啥稀奇。是的，树梔价涨回一扣钱以上，商场才会好转，要不，得来一个奇迹，好象那年朝鲜乒乒乓乓打起来，大家才可七手八脚大赚镬呢！

“哎，现时是吞口水养命！”

夜里跟黄脸婆两口子对睡的一口宿气到这刻才给他一古脑儿呼了出来。

做生意比天气还沉闷。

直至这一刻，他才觉得那口烟还没点着，他摘下那副眼镜，把斗里蓬松的烟丝按了按，还是心神仿佛的没去划火柴——他得摺好了那份报纸。

东南亚要和平

报纸封面有行特一的大铅字好象在柜枱面欢然起舞。

他随手再摸上那副眼镜，也随手习惯地把手指揩了揩玻璃片子，他朦朦胧胧的戴上了。

“嘿”这刻真的划火吸烟，但，吸得不大上劲。“打不起……………”

读报的精神也再打不起，他从抽屉里拖出了一叠账簿，指头蘸着口水下意识在翻。

这趟，他却没有打响那算盘。老半天工夫，他抖眼神似的望望门外：马路上多了几个没撑伞的人。雨晴了么？

放远一点再望望——天脚可见到一角混晴，象沙滩上给浪花冲淡了色的贝壳那样。

老看家的壁钟，这刻才有分寸的着实响了一声，好象打起了精神替主人报喜的。

空气轻松了许多：头家老三看他自己烟斗喷出的烟捲——自向上昇。

七点半了。

这当子，有个客进门。

凭视力是不能一下子认到上门的是那一类客人，人客进来是背光的，店堂又那么暗——从柜枱里看出去，有点象在薄暮里看人那么模糊。但，他是一个老生意人，祇要多注视一下：那个客是逗留店堂的呢，抑是直程跑进来？如属于前

一类的，那是普通的门市零售客，根本不需要分甚么心，而属于后一种呢，真该倒甚么屐去欢迎呢，因为，十居八九的是本埠或外埠的批发商。

经过了几秒钟的时间，那个客还是逗留在店堂里，一下子欠欠身，打打手势……声线放得很低，好似给空气窒息了的，但，样子还诚恳。头家老三象看无声电影的注视着。

“头家，这个人客要见你。”

一个小伙计跑进柜枱边，指着店堂里那个客。

头家老三象听到医生跟他报告恢复了健康那么兴奋：五脏六腑一挺，扯了扯那件衬衣，急的从抽屉里检出祇剩几支的白珍香烟。

“请伊入来！”挥挥手。

一线好天色从二楼的窗口射下来，使得满是油渍的柜枱面也一下子发光。

人客腋下夹着一包东西，象偷来似的瑟缩一下，才离几尺远欠欠身，好似他的骨头虽硬也耐不住低气压的侵袭，他不大敢瞧那个伸长了那支手，但终极也不得不抬起头，强笑着。

“啱啱，坐坐！”头家老三的脸皱得象片湿杞。

“汝是老三伯伯？”

“是是，啱，坐，请坐，汝是？”

“我是阿狮大仔，从丹绒来。”

“哦，阿狮仔？大汉囉！认不出，认不出，喂喂，叫两

杯咖啡乌来，你是——爱牛奶么？牛奶无好饮。”

“随便，免客气。”人客扫扫裤裆，坐下。

“食烟！”

罐里发霉软的香烟给指头夹了好一会才夹到，人客推了好一会不要吸，头家老三客气了好一会请他吸，但，划了好几根火柴都不着：准是烟头不对火，就因为烟已霉软吸不上气。

头家老三倒安心地放弃了这份客气，一心一意要谈正经的：

“丹绒地方真正好，啱¹啱²，做生意就是三州府地方好。丹绒么，可以做暹罗南部——呃呃，是合艾，生意更好，真正大；做对面荷兰州府么，棉兰啦，大亚齐，亚沙汉……生意真正大，丹绒是自由港，战后无过税……生意真正好做，战后，可惜我无闲去。阿狮好好？伊比我大十多岁。”

“……”人客象个失恋者，在有意无意中听到爱人说婚后的生活甜蜜，使他伤心到无话可说，祇是低着头，用鼻音作一种知会表示。

“阿狮做生意真正本事，战前，做布赂，做红毛杂……，真正大，丹绒有名。喂喂，咖啡乌来未？饭桶！近来阿狮好好？汝来石叻坡办货？唔，阿狮老呢，应该给后生仔走走，汝爱办甚么货？我店头货多多，价钱真正便宜……汝爱，载去好啦！阿狮和我是二三十年老朋友，真正好！”

头家老三说得太兴奋，一身热烘烘，有如寒暑表从六十

多度升到九十度以外那样感觉，连额头的汗珠也懒得去抹。

是的，阿狮的儿子战后第一次来办货，说少一点，总会有一二万元起码，大家总是为了老友情面好过呢。阿狮这个儿子，跟阿狮一样老实，别说放账一二万元，即使放多点也不成问题，最低限度可救救自己囤得不能喘气的存货，这机会非抓紧不可。

看样子，阿狮的儿子也似乎没有租客栈的。战前，阿狮出石叻坡，就多数“隆帮”在这三益公司里的，这不访问问他，带便，请他今晚在公司里吃一顿便饭：招待招待是应该的。

“喂喂，咖啡乌来未！”——叫的挺挺着急的眉头。

人客低着头看地面的火柴枝，那根烟始终不好意思真的吸着。这，使得头家老三更看重他：这老实人嗜好也没有。穿着也老实：一条半新旧的灰斜短西装裤，扱着一双旧树梔鞋，而衬衣的褶皱跟头家老三的不会光鲜多少，头发也没梳好，有点湿润，是冒雨而来吧，哼，车镗也省了呢。

跟着，头家老三发见那个腋下夹着的，可是钞票？有钱的，当然要现款办货。头家老三心里有数，他得到了这样的观察心得：

“后生仔真老实，久久无甚么讲话。”

咖啡乌捧来了，主客推让了一下——呷一口。这刻，正是谈生意经的时候了，而请他喝一杯咖啡乌，应该赚回千百万杯咖啡乌镗，才是生意经，但也该先摆出老前辈的身份，才近人情：

“阿狮好么？”

人客如同犯罪者站在犯人栏时被提名一样：眼皮翻翻，可没怎的意外，才咯咯喉咙：

“唔用讲了！”

“当然，老人差！啱啱。”

“唔是。是，是，是死了。”

老的死了，后生一代继承父业，很自然的啊，头家老三差些没对他循例叫句“头家”的。这年少老成的，今儿的来头可不少呢！等会，那包钞票将会塞过来……。

“本来，战后……咱店里生意无差，赚到呢！唔……”

人客那把沉腔，使得主人不住把脑袋向半空划弧线，听着：

“就是：四八年底，老爹跟别人打钱债官司，本来，赢，定着赢，老爹呢，气得哭爹哭母，死了。”

“真正可怜！”

象是看到生前挺老实的阿狮似的，头家老三拍拍人客的胳膊。人客的腔子更沉：

“后来，咱……兄弟细汉，无晓做生意，老母爱搬怡保去，跟亲戚打公司做生意……”

“好呢，好呢！”头家老三着力的赞一口。

可是，二楼窗口射下来的光线已不大好：渐渐弱，店门口又吹来一阵冷风。

天气就是这么坏的，哎，一刻三变！那个说话的也耐不





人客低着头看地面的火柴枝，
那根烟始终不好意思真的吸
着……头家老三发现哪个服
下夹着的，可是一包大钞票？



了，打了一个寒噤，呃！他几乎说不下：

“哎，打公司做生意，亲戚坏心肝！咱……兄弟又细汉，无几年，讲是蚀了了……。”

头家老三心头一怔，尻尾骨似乎坐瘦了，也有点冷意，他要找板烟斗吸烟，就拐到柜枱里去。

老实人感到意外的望着坐在柜枱里吸烟的人。

“后来呢，真想不到：小弟在旧年，因为年纪恰恰好，给……哎，汝知晓老地方……后生仔，哎，无路走，我呢……做估俚赚无够食，老母哭……我到石叻坡寻亲戚，寻头路……。”

那个吸足了一口烟，喷着雾一样浓烟，掩过了那副不愿听下去的尴尬脸色。

“寻头路，运气真正坏：到了石叻坡，撞车呢，无死，脚老君厝脚到现时，好了，我爱转怡保看老母。唔唔，我无一占车镗，我独独有几领旧衫，就放在汝店里，借我一份车镗……。”

老实人老老实实的站着，随手举起那包衣服到柜枱上。

“阿伯，道隆一摆，看老爹面子。”举包的手有点哆嗦。

头家老三十是一个勤力的生意人：他迷头迷脑翻着簿子甚么的，也拨拨算盘。这，好象压根儿不会知道面前有人站着的。为了赚镗要紧……。

板烟斗里喷出的烟，直象火轮放汽笛一样：警告久留的，该知道开船的时候，留不得！

老天爷那眉脸更低沉，它好象快要放声大哭，仿佛伤感自己没有机会赚大把镗的。

“阿伯，道隆一摆，我几领衫值几占。我……”

“我唔是开旧衣店！”头家老三敲着烟斗的烟灰，睁睁眼头。

那个求情的，听来，象是惊堂木那样得人惊，他退后了半步，但嘴角仍然噙动：

“道隆一摆……”

“道隆？生意败，天天落雨……甚么人道隆我？”说的乾脆掙着拖鞋上楼去。

半个钟头后。

楼下没甚么动静，头家老三又下楼了。

“人客走了么？”他向店堂呼了一口冷气，头一摇，“真正想未到——这世界有这种人！”

有几支苍蝇正在拚着全身气力吮着咖啡杯边沿的甜头，古里古怪的瞟着那支眼睛，密切注意着头家老三快快要提高的一支手，随时要赶急拍起羽翼……。

头家老三可一眼看到地面有根霉软的香烟，他躬身拾回罐里，也凭眼角数数地面那几根火柴枝——七横八竖真碍眼。

一九五四年九月

敌

甲记商行那片吊在沟渠边的白锌美术招牌，越来越弄得又长又高，最近更拚着意气，听从画画的怂恿，再花多一笔钱，粘上最新式的深红色反光纸了。

一连好几晚，李老甲这个老实也保守的生意佬，抱着紧张而又忐忑的心情，好似后生哥跟情人约定幽会，而等不到情人来那样在远远近近巡来巡去，等到有辆甚么车的灯光一亮过，他便吊起眼睛，专注着那灯光反射到招牌上的反光程度，这之间，虽祇是短促的一闪，他也感觉到满意，好似对镜摸摸发光的额堂有点要行好运的佳兆，这是决定甲记商行永远占上风的，也是最后胜利的关键。

做生意打做生意的算盘：花钱花得适当，是所谓财生财的法则，原是很自然的事，李老甲打算盘够得上精明的，但，这趟为了那片招牌，说花了钱原是不算怎的一回事也不是过火的，而为了它操劳到食不知味，睡也没觉好睡，确是捞了几十年商场，真的是打醒了十二分“商战精神”的第一遭！

“咳，看我——花点钱发挥大大的压力。”他时刻在想，

“一定要对方死给我看，即使他死了变鬼，我也要做个钟馗制服他！”

每每当心情得到自我安慰时，总免不了想到花钱的心痛。这毕竟是血汗的劳作所得的，然这心痛，倒象给打了一针似的，好容易得到药力贯输到神经各部门，痛苦中也觉舒服。

在这横街里就有不少同情他的街坊，一跟他碰头便堆满赞好的脸色，冲动的更竖起了拇指，这也可见得他李老甲已是赢了人心的最后一回合。

那个花名叫做保长王的家伙，却对这个招牌特别指指点点，说甚么又长又高，要是没有在适当的距离开一些透风的洞眼，那末，有一天刮的甚么风暴，恐怕经不起打击便免不了倒塌……

“呸，大吉利是！”李老甲没瞅睬那个发牙痕的，“这家伙象盲佬哭丧——乱嚎乱嚎，我呸！”

是的，老一辈的生意人认为招牌是件神圣的东西：祇许高升，不许倒塌，倒塌是不吉利的。别说倒塌吧，就是卸下来也不是没缘没故的，必要择个黄道吉日方可移动，那是保持老字号的真面目，老字号倒下来还要得？

甲记商行那字号说老不算怎样的老，但由于主事的李老甲是个老实的生意佬，不仅终年穿着朴素得象个估伢头，就是到外边“行行街”也很少有，一天到晚祇晓得打低头在店里踱方步，好似时刻都念念不忘南洋满地黄金那种意识，而

要从甚么地方寻寻隙的——这外表和举止在在都得人认为老实可信任的。可得人信任的李老甲，就在十年前跟堂弟李老申合股开了这家甲记商行，一直有着很好的信誉，所收的拆息附项也特别多，土库对他的放账也特别信任，李老甲算是个成功的生意人，自然，生意越做越兴旺的了。

可是，在几个月前，他跟堂弟李老申闹翻了。十多年的老搭档竟拆了伙，好管闲事的保长王，却说他俩闹的甚么糊涂账，还批评做“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同安乐”的。另一说是李老申是个办货手，对外活动得太久，“天下久合必分”，应该向外发展，自立门户……总之，生意人各有各打自己的算盘才切实际，拆伙已属常有的事。但，怎晓得李老申竟在甲记商行的右邻，出重租值开了半爿店面，也挂起了申记商行的的大招牌，这分明是有意的敌对行动呢！

起初，李老甲一点也不会想到跟隔壁一起吊个招牌在沟渠边的，是的，甲记商行字号老，熟客多，就算盲摸摸也会摸上门光顾的：甲记商行真个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哼，不须跟人家屁股走，何况，在这横街横巷里，常是高高低低从窗口晒晾许多衣服出来，尽管是怎样讲究的一个招牌也给遮掩得祇剩个模样儿，有如在半明半暗里看到一个认不出漂亮在哪儿的女人一样，花钱也太冤枉了。然也因他想到了这一点，他便起用了消极的对付办法：这幢房子是他包租的，他得唆使二楼三楼的住户尽量把衣服甚么晒晾出窗外，自己也照例天天飘晾一张毛毯之类的。

“咳，我字号老，信用好，熟客多……”

李老甲这份自信心，不外是省几占钱罢了。怎奈隔壁挂起申记商行的的大招牌以后，虽给晒晾的衣服遮掩了一面，而保留朝右的全面，起了抢尽风头的作用，许许多多不识字的顾客，就象没头苍蝇那样冲到申记商行里去，气得李老甲惯于打得低低的头几乎低到胸前抬不起。

“呵呵……呵呵……招牌挂得高，竖起旛杆有鬼到，呵呵……”

在这横街巷里偏偏多了一班小鬼头，他们也有唱歌的天才，听得李老甲耳闷，也不时发乾脾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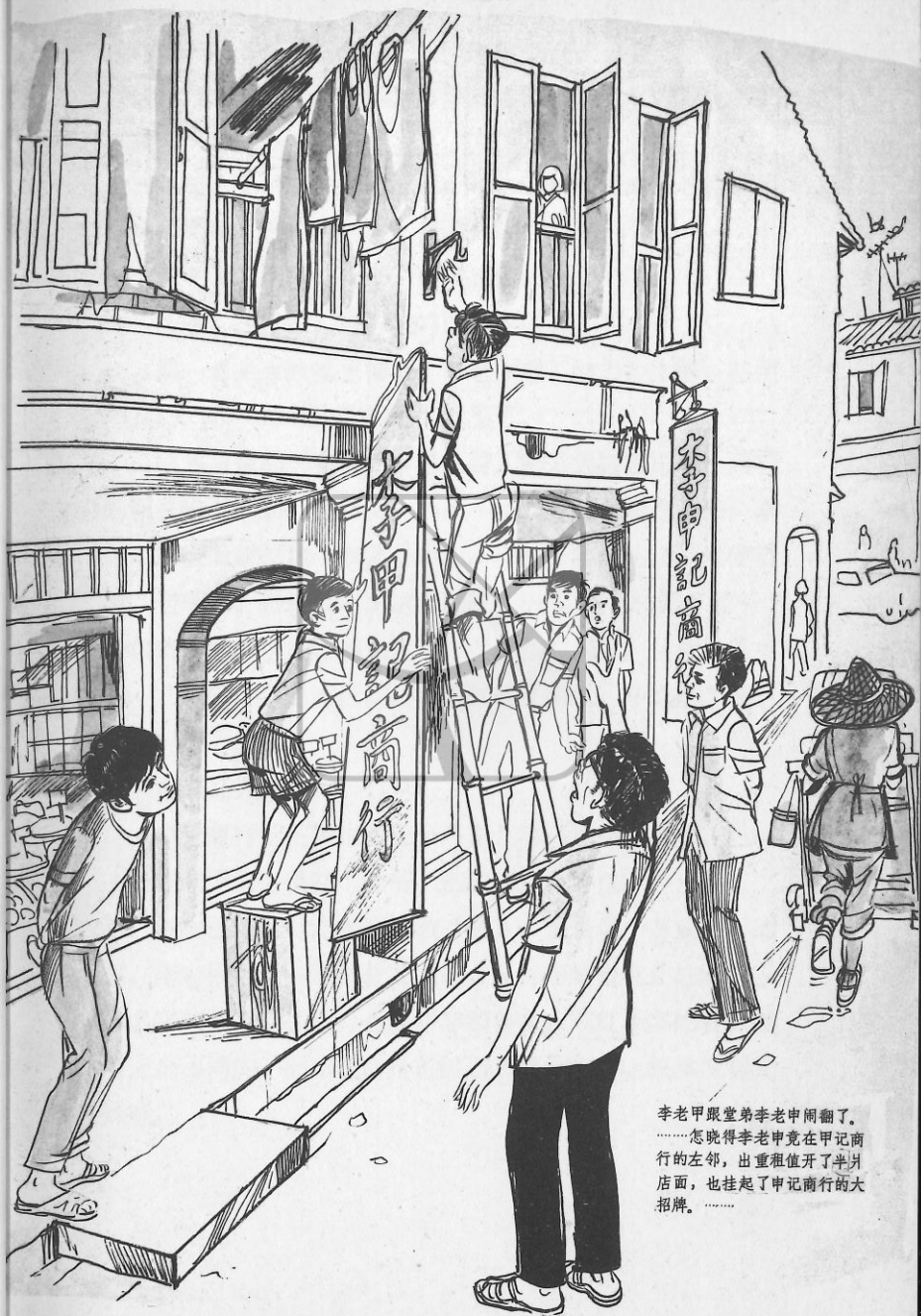
“妈的，有本事做生意，抛大海该远走一点，挂个天记地记的招牌是了，干吗要袭人家的，我呸！”

然而，对付的办法是必需有的，也必需想到。于是，李老甲破例忍痛去绘制一个白锌的美术招牌，既然是敌对了，挂的方向决定不取左便空荡的一角，而是取相消相抵的手段：一起挂在右边跟那个申记商行的拚个死活，这两片招牌就活似夹心饼一样，也似赌牌九的“吃夹棍”那么毒辣。

这两片招牌总算各占了一面光了，这当子，李老甲又有了另一副嘴脸去吩咐二楼三楼的住户：今后绝不准晒晾衣服出窗外，要不，可没客气的下逐客令，这样免不了住客的闲话多多，李老甲想到做到便算，懒得去卖谁的账。

甲字跟申字的写法根本差不了多少，但在一般俗人的眼睛里——申字总算是出头的日子了。





李老甲跟堂弟李老申闹翻了。
……怎晓得李老申竟在甲记商行的左邻，出重租值开了半月店面，也挂起了申记商行的大招牌。



亏得保长王这老家伙一有机会逡巡过门口，便半打趣半认真的说：

“喂，李老甲，你捞了几十年，老是低低头，这趟该想办法抬高了，已再不是一一得缩头时且缩头。”

李老甲还是低低头，一想便想到：

“咳，打官司，控告他妈的影射招牌。”

那一着是有胜算把握的，李老甲赢了财力，人缘，甚至事实……非叫那家伙的招牌倒塌不可。

吃法律饭的“老爷”，巴不得人家天天打官司的，而李老甲这份请求却没有接受，因那不属于商标注册范围的，李老甲却当面想起加个李字在甲记商行四个字的头顶，顺便请教“老爷”，得到可以试试看的教“法”，花了一笔“老爷”请教费，李老甲便心满意足的如“法”泡制了。

几天后，甲记商行的招牌便加长了两尺，多了个“李”字。

再隔几天。

申记商行的招牌也长出个“李”字，也高了两尺。

李老甲又去请教“老爷”的法律对付办法。

根据法律的观点得到的教“法”，说是属于商业注册的事，李老甲付了一笔请教费之外，又付了调查商业注册的实际名字的费用。往后，查得甲字和申字，在红毛字的音译法是完全不同的，而申记商行的注册人是李老甲，根本没些儿抵触。

那末，李老甲却想到加上“老字号”那三个字，也是一种对付的方法。

按照法律的外国文的写法，“老字号”应该写做“始创于×年”的。

“老爷”又捞了一笔应缴的请教费，“李”甲记商行的招牌又加高了两尺。

看样子——甲记商行仍占上风。

可是，不多几天，申记商行的招牌头顶也加高了两尺，写的也是“始创于×年”的，所差是年份不同，也没有象甲记商行的在“甲记”那两个字的旁边分写“老号”那两个字吧了。

到这地步，李老甲算是福至心灵的想到一件看家法宝，是在招牌的头顶再加高了二尺，绘上一个挡煞的“八卦”，旁边加上了“注册商标”四个字，也马上去找“老爷”注册去。

画画的眼看“老爷”做了这笔最后的大交易，便也怂恿李老甲用上最新式的深红色反光纸了，而这两片象夹心饼似的招牌，不断的加高，而至斗法……李老甲确是劳神伤财，操劳得太苦了……食不知味，睡也没觉好睡……

“他妈的，这最大的死敌，一定要他死给我看！即使他死了变鬼，我也要做个钟馗制服他！”

李老甲想得头晕脑涨……半夜三更睡觉一阵……听着外边下着雨，也刮风……这当子，白锌做的招牌给风刮得蓬蓬

声，仿佛日本兵围城所放射的过山炮那样响的，总叫人提心吊胆的。

“嘿，我——占了上风，难道就败于这场风雨之下？”

保长王那个老家伙说的甚么倒塌的话，似乎是要经过这场风雨的考验了。唔，万一真的倒了下来——呀呀，一起倒了下來吧！老天爷不会袒护任何一个人的，要倒，就要彼此同归于尽才对！

“死敌！死敌！”李老甲念念不忘，“难道真正的死敌是这场风暴么？咳。”

临了，他不放心的起了床要推窗去看看，怎晓得窗门一抽起，一推——拍的一声给风吹闼了，随又呼的糊开，仿佛门外掉下五百磅的炸弹所发挥的风力似的。

冷战变为热战了。眼前，一闪……蓬蓬蓬……拍劈——轰隆——

“嘿嘿，这叫两败俱伤，最大的死敌是——”

是风暴么？

李老甲眼头一怔，望望窗外已是天光大白了。

窗外，却是一个好天色，空气轻轻清清，整个空间就象一个汽球，一切希望还是上升的。

在这横街进去那条大马路，老早就有一批印度工人在开凿甚么的，清脆地送来了轻一锤，重一凿的金属相击声，杂着工人的“杭育”声……间歇地顺风吹进李老甲的耳朵，好似给不高明的理发师探扒那样不自在的，他很快的起床盥

洗下楼办公了。

右邻，也有声高声低的谈话声传过来，李老甲定神的侧耳听听，好象听到议议论论大马路凿甚么的砌大灰砖划正路线了……甚么使车辆从正确的左上右落方向开驶……都是与生意经谈不起来……

“嘻嘻，他们的生意，好极也有限了——一早就发牙痕：讲闲事。”

他幸灾乐甚么的搓搓手，也想跑出五卡基去“关照”隔壁一眼半眼，不意给一个急忙跑回店的小伙计撞着。

“见鬼么？你——大清早……”

那个小伙计一看是头家，便口唇翻青翻白的数说：

“弊，弊，弊！这条街单……单线行车，祇准……不得从大马路转入，街口竖了牌！”

说到竖了牌的，他一手指着甲记商行那招牌，就怕责罚的退到货橱后坐下了，照这样的说法，甲记商行的反光招牌显是背了向，是真是假？李老甲有点不放心，倒要跑出街口看看的。

然也在这一忽，有辆载重的罗厘车在右邻门前煞了车，那半片店面又进货了呢！妈的，这半片店面，凭甚么力量销得这么多货？有多大本钱？哼，那一定是靠走私货的，走私是犯法，说不定跟着就有缉私的公务员踊进去……

于是，不上几天，那半片店面挂的招牌可给卸除了。

谢天谢地，要是有一天真的到了这田地，他李老甲保管

马上会胖了十磅重的！李老甲倚在货橱边，看着，想着，腰骨也倚得酸了。他们还是安然地卸他的货，那个该死的老申，还跑出门外指挥着甚么的，得意地喷出点点口水花。哼，那家伙是死敌！大敌当前，他却不忍多看，而是心虚地随手在货橱上拖了一张报纸，要遮遮脸的，但也在无意中给他看到一则“益智”小品：

——世界拳王路易士说：他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所得税。

在李老甲的意识里，认定这拳王是不懂得做生意的，所得税算是最大的敌人？哼，做生意的，祇有“同行如敌国”的同行，才是真正的大敌，好象，眼前，右邻的……算是死敌！唔唔，做生意的所得税，有理由要求扣除，好象，这趟做招牌花的一笔钱……可是，死敌已在招牌下跪着，抖索……

“哈哈，看他敌得过我！”

突然又有一阵轻一锤，重一凿……这声音很近，李老甲抬头一望，哦！原来是对面咖啡茶舖修饰墙柱，似乎不是大马路那儿闹的甚么单线行车的。以李老甲的生意眼看来，这些墙柱塑的灰泥大字，甚么“啡兮醒我神，茶兮助我思，”简直花钱出醜，老早该凿毁了他，换些吸引茶客的字句才对，但是奇怪的，这些墙柱塑的灰泥字，已有十把廿年的没变动过，现在行情坏才凿毁它修饰，实不明白打的甚么算盘，那隔壁又没有对敌的一家呢？

“象这些人做生意，天晓得他会发达，做得大！”

他站在五卡基那儿光替人家呼不值。

“三读早已通过了，这招牌法令，一读，二读，三读……”

他忽地听上认得是保长王的说话声，等到跑近身边他也懒得理睬这个好管闲事的老家伙呢！而保长王偏偏拍他的胳膊：

“喂喂，李老甲，你是几十年州府客，可曾见过到处要把招牌毁呀涂的——噲，对面的征收税百多块洋！”

“你是指咖啡茶舖？”李老甲突兀地问。

“对对，不过，逐步逐步，看样子家家难免……”

叫保长王的家伙说完便走，他好似为这事到处义务报讯的：他又站在申记商行门口咕噜甚么的。这下子，可给李老甲瞧到一个象公务员模样的人，手里拿着一本册子，跑进了隔邻……唔唔，对了，对了，隔壁准是走私出了乱子，给缉着了，免不了搜查，罚款，坐牢……最后那个招牌可给卸除了，那时候，他李老甲要演街戏酬神，放半天鞭炮……唔唔，半个钟头内，挺多一点钟光景，事儿可分晓了，对了，对了，那时候，一辆停得远远的缉私车可开过来，那家伙可被扣上手镣押上车……

“真是皇天有眼，八卦灵验：最大的死敌陷于死地了！”

李老甲欢喜得发疯似的转个身。

保长王偏又在这时踱回来。

“喂喂，李老甲，你俩兄弟挂的招牌，枉费一场敌对的心机，真正的——”

那个李老甲竟是呆呆的站着。

“——是我说的对：逐步逐步，家家难免！”

“你……你……你说甚么？”

李老甲摆出了偷汉子似的怯情，一手招着那个保长王，还疑心自己听错了甚么不中听的！祇想问问隔壁抓了人没有？搜查到的是鸦片烟？公务员到底有几个？他祇看到一个，一定不祇一个。

“你没看报纸么？一读，二读……通过了，隔壁你兄弟那个招牌，正在讲……哎，有甚么好讲，可不是跟对面那家咖啡茶铺一样！等下，那个拿册子的定会拜望你，哎，我早就担心过甚么倒塌，甚么同归于尽的，真是兄弟闯墙……喂？那你打算怎样？是兄弟俩敢对到底？抑是拆卸它？我看钱已花了这么多，心血也花了这么多，还在乎这笔招牌税？哈哈！”

听的总是打低了头。保长王赚得没趣味的又自行踱走了。

是的，李老甲还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他要跑出街口看看，是否闹甚么单线行车的大阵仗。

于是，他仍然不放心的跑近店前，着着实实的先吩咐了看店的小伙计一下：

“有人找头家，说头家过埠去好了，听到么？”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圣诞节）草稿

似女人的女人

莊家二少奶临睡前吃了片安眠药片，药性还没有怎样的发作迷迷蒙蒙的效用……

莊家门外，这刻刚好起了一阵急剧的轮子重重擦地面的煞车声，那个睡在新式水泡垫褥上的几乎没给吓得身子抛起，显然的，小脑还在活用：

“……唔……”

翻翻身，她没可气的把足尖朝毛毯里乱蹭，好似昨晚睇“大戏”（广府班的戏）打从那些硬板椅惹来一身木虱那末不舒服，蹭呀蹭的，醒了，乾发脾气：

“珍，头家返来么，人家好好地瞓一觉，偏又——”

没谁的应声。祇有无赖的阳光，象是夜里上歌台看脱衣舞不够瘾似的，这刻赶紧从窗口窥进这房里。晨风，更是一个色情的好搭档，吹得阳光挤眉眨眼那末难看，可是，失望的，祇瞧到一条隔夜“油炸桧”的轮廓——那正是二少奶的玉体。

晨风和阳光鬼鬼祟祟的倒退出卧室外，原是布置得不错

的卧室，十足是个暗淡的冷宫了。起居饮食是一个问题，精神生活又是一个问题……唔，头家这个老糊涂，昨晚准又在公馆里搞甚么“酒局”（召妓作乐的酒宴）闹通宵了，这刻才回来睡觉的么？唔，这老糊涂来得：灌一两瓶白兰地祇搔搔肚皮没啥醉意。也可以晚晚玩，花他妈的一两百块洋钱是小意思的应酬，而对地二少奶的睇一晚半晚“大戏”，倒是说三话四……说甚么近些日子厂里的工人，许是饱饭吃得太多太饱了，又要闹甚么加呀的玩意儿……这老糊涂说是素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是一点也没糊涂……他说是，祇要随手拨个电话，马上可有呜呜声的车子开到，不怕他们的罢工……。

“放他的屁！”她咕噜着。

是的，老糊涂对她说这说那，最大的作用不外是说她不应该晚晚去睇“大戏”，家用应省也该省，这叫地听得头痛，听得非吃安眠药睡不着。天哪，要不是他多几占臭钱，她不会给他收为私房的。这老糊涂的内孙外孙都长得跟她自己的年纪差不多，而每趟给那些所谓孙儿称呼起来，她可捺不住无限的伤感：她自己的身体太羸弱了！色衰，情也松弛了！

“阿珍”！

她霍的推开了那张毛毯在呼唤着娘姨阿珍。她是打算叫娘姨马上烧开水预备一份早餐：吃四粒半生熟鸡蛋，煨一瓶牛奶，烘块牛油面包，燉一盅燕窝代替鲜奶才好。燕窝是养颜滋补的。呃呃，可是，晨光不早了，她打算在中午以前，

跟王师奶到那家金钻店选购钻石的，王师奶赞许那家的钻石货色好，价钱也不贵：她看中了一粒镶好了的一卡拉又九十八分的，祇索价六七百块洋，海水色的象猫眼那末闪闪光。要是送给那个小生春，可能是来一回“徇观众请求”的重演那齣戏宝——情僧偷到丛林寺。值得值得，小生春饰演情僧唱的梵腔，听了，如今还象在耳边开了录音机呢。

象要回味甚么的磨了磨牙龈，她真的起了床，而又忘记了呼唤娘姨那回事。是的，她的眼睛很渴睡，耳边老是一阵风似的，唔唔，昨晚那齣戏演到十二点五十五分，散场了，和王师奶，小生春几个去宵夜，坐坐谈谈，说说笑笑……她二少奶回到家里吃了安眠药躺下已是早晨五时了。

“唔，六七百……”

要是这刻老糊涂回来，那是最好不过了。对的，她得说一把话央他拿六七百块洋出来，她吃了早餐可跟王师奶去那家金钻店，……可是，该说那把话，从哪里说起？她一点也没把握。

窗外，有支不晓得世界艰难的鸟儿，在甚么树上吱吱叫，作兴时也疏疏羽毛，好象它有意暗示做个象二少奶那样似女人的女人，它情愿在枝头给风风雨雨吹打，它还有好的歌喉和羽毛……。栖息在有钱人家的门楣上，祇供消闲，清供……。

她起床伸了一个懒腰，就近窗前拖开了窗帘，望去，门前停着一辆满载碎石和沙的罗厘车，这才可叫她悟到刚才的煞车声，并不是老糊涂的车子回来，她明白那罗厘车载来的

东西，是修整门前那十多码长的柏油路的。

“唔，有了，六七百……”

有了，修整这柏油路的工作开始了，她得据情向老糊涂预支那笔修理费的一半。那些钱到了手，马上去找王师奶，她吃了早餐该先拨个电话给老糊涂，请他拨个空回来看看开工的实情。她的心象支放不平的水银尺那末移动不定，那个娘姨阿珍也不晓得躲到哪儿去呢。

这当儿，有人催着那个叫大妹的担泥婆铲沙石，而二少奶瞧到屋檐下有人蹲着捲红烟。

“食口烟先，风凉水冷——叹世界。”

“丢，你大妹想叹世界么，快快去照照镜，去石湾瓦窑盪釉啦！”

这不晓得是谁的插嘴，激得那个吸红烟的大妹偏偏不服气：

“无定着！世界轮流转，终会有一日轮到我叹世界。”

“等我中马票同你叹！”

“呸！臭监！”

二少奶听上这些人的“打牙较”（粤语：吃豆腐）她嗤的笑了起来。

屋檐下那个大妹抬起头。

这下子，二少奶可看清楚：这个似女人的女人，包的红头巾那末方方整整的，差些没象小生春扮演情僧时的出家人的装束，这样的女人一样的跟男人谈得来，一样的“炒虾拆

蟹”（粤语：妈妈的），粗得一点女人样也没有。这种女人在二少奶的眼里实在算不得是个女人的。

然而，糟了心的，是这段路可有几天的工作可做。这末的几天，跟这些人接触——至少是耳聩厌听，呃呃，懒得管吗，那又不行。为的是这修理的工程，是她极力主张做的，所以不得不“管”。本来吗，那段路是年前新搬进来时才加工花了千把块洋做的，路也相当阔：要是莊头家和二少奶的车子对开，慢慢并排擦过，从来不会辗过路边蛮齐整的草坪的，路的尽头是个小小的花坛，伸做钳形可通车房的——那是最方便和最理想的高尚住宅的好格局。

二少奶的看法并不一样，当她的眼晷出现那个年近花甲的莊头家的肥相时，特别是鼻头下又深又长的人中，是跟那条路同样碍眼不相配的，尤其是平坦得有如自己卸下那假乳罩后的胸脯那末失观瞻。她老早就想把它修饰一下壮壮门面，至少对精神有益。

她是打算在路的两旁种上一种属于兰科的象支剑形的甚么草，对的，王师奶叫它做黄梨叶的。这些草矮矮的虽长得不大茂盛，但挺能吸收热气和炭气，挺适宜于二少奶的身体卫生。不过，说是那些草祇适合种在沙泥地上，要么，除非捣毁了草坪铺沙呢。

为了健康这个大题目所压着，莊头家的意见似无不好的，心里祇是说不出：要身体好么，最好是不要天天搓麻将，晚晚去睇“大戏”。但他还是淡淡的表示意思：

“铺沙？沙地更热，怕在天热时，一阵骤雨，怕你会感暑！”

“你怕，我不怕，我知你怕挖荷包罢了。哼，一千几百不够柅价涨一打里，不够你几晚去公馆。”

“好啦，好啦，你做，你做……”老糊涂给搔着痒处的口软了。

“我做，我可以督工！”

二少奶摸准了老糊涂的脾气，就在前几天决定把这段路修改，钱的问题，祇要修好了，老糊涂是不可能不挖荷包的，但是，今儿的二少奶先要挪用六七百块洋，而且相当急切……

可不是么，小生春演的戏相当卖座，正如王师奶说，捧捧场是值得的，何况，彼此的交情也不坏，小生春的年纪又比老糊涂轻了一半以上。年轻的人儿象朵可插在襟头的茶薇花……捧场吗？要是象一般人的送张祇合做小孩尿布用的横綵，未免太俗相了；送金牌吧，也太小气；还是赠钻石戒指方成敬意，但，钻戒有多种多样的，千万不要象那个李太太送的甚么“坤甸碎石”，人家当它是玻璃碎看待，那太有失体面了。

为了钱，似女人的女人——莊家二少奶托着腮巴凭在窗前……

为了钱，大妹这个在二少奶眼里看作似女人的女人，是站在罗厘车上，一铲又一铲的铲着沙石。这个似女人的女人

从额头到鬓角，到脸颊，到颌下……大粒的汗点推赶着小粒的汗点，滴下时，已是汗珠了。也从厚的大成蓝衫看到的背后，已显出一块汗湿，给太阳蒸晒着，相信流汗的本身嗅不到一点热腥气，正如二少奶的腋下洒了香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的臭狐味道一样。

大妹也无意中瞧到窗口那个女人。显然的，这个女人是在睡前洗过一回温水脸的，有许多痕迹可看出刚搽过甚么润肤膏的，而脸颊那些残剩胭脂就太不象样了，好似水菓摊卖剩的快馊坏了的水蜜桃一样难看，同样的，两片没血色的薄嘴唇涂的唇膏也褪薄了，分明似雪藏的虾肉那末淡白的，祇有画的三十七度半弯形的鼻烟色眉，却保存了原形，但眼尾却挂着甚么愁痕的。

“哼——似女人的女人。”大妹就这样以女人看女人的眼光看二少奶的。

可是，仅仅一会儿，那个硬撑着睡意的二少奶，又不得不倒回床里睡觉呢，横竖一时间不会把六七百块洋想到手的！

在朦胧的睡意中，她又象听到一阵煞车声，对的，那是陈二姑最近新买一部喜临门的车子送给小生春。陈二姑手头松动，要钱用么，象扭开水龙头那么容易。小生春象一滴甚么露，势将落到陈二姑的唇边，又甜又腻……

“今晚实行……在你处过夜，剖鸡来宵夜，宵夜……”

小生春唱的油喉简直叫二少奶回想起来想出耳油。



为了钱，大妹这个在二少奶眼里看作似女人的女人，是站在罗厘车上，一铲又一铲地……



朦胧间，她听上一阵很粗的嗓子唱起了甚么民谣：

——油粘米

——好晏仔

——……

间歇地象有阵掉落了门牙的呼呼声，是唱和呢，抑喝采？
谁有这么好闲心情？

“二少奶，起身吃早餐啦，生熟蛋……”

阿珍这个娘姨蹑脚的站在门外，象对自己那末细声说着。

“现在几点钟？”二少奶的口唇搭在毛毯边。

“一点，做工的担泥婆‘食晏昼’（吃中饭）呢！”

二少奶这才给陡的想起上午去买钻石戒指那回事。错过了时间，错过了难得的便宜上等货，将是给别人争先购去，可是，钱呢，一点也没着落，她祇得轻轻口问一下：

“头家返来么？”

“唔，头家打过电话返来，话厂里今天可能出事，一时间行不开。”

娘姨象完了责任的说完便离开了，也很快的弄来了那份所谓早餐的早餐。

失眠惯了的二少奶是有着不大要紧的胃病的，那是象王师奶所形容的甚么“有钱人毛病”。可是，二少奶心里有事，那毛病也似乎重了：甚么也不想吃，也吃不下，勉强吃了便吐。然而，到这辰光，即使不吃甚么东西，也该起床洗

个脸的。

无意中又给二少奶瞧到有人蹲在屋檐下——是那个担泥婆正在象掘泥那样用汤匙掘食格篮里的饭吃。难得这个似女人的女人还哼着歌呢：

——……………

——好晏仔

——软骨烧鹅白斩鸡

那个吃的简直象糟粕，在莊家二少奶的眼里，那些祇算是饲料，祇合餵鸡鸭。她二少奶有个老毛病：看见作闷的东西便反胃了，即使面前摆着甚么珍饈百味，也非使她吐了不快。

阿珍预备了那份早餐搁冷了。

吊儿郎当的阳光又偷偷地飘过窗外，好似晓得那个小生春不会跟室里的人有甚么热络，它该觑准机会来慰藉一下。二少奶又倒退在床边，随手在桌上拿起那瓶安眠药，倾出了一两片又拍到口里……要是这刻六七百块洋弄到手，她会象枝头那只鸟儿那样打起翅膀，飞到外边去……那颗钻石戒指弄到手，今晚小生春定是特别卖力……。

她颓然的倒在床上好一会，她仍然迷迷蒙蒙的想起了许多事儿，特别是老糊涂说的：

“生意败，裁员减薪是天经地义。裁几个老弱的薪水也高的……那是调整……哼，怕他被裁的，会到了走头无路时走上公馆干涉我么？哈哈，祇要随手拨个电话……”

“放他的屁！”她咕噜着，随也想起该拨个电话告诉王师奶今天没得抽空……那是对的。可是，她觉得浑身轻飘飘……

“哦哦。”

莊头家在这刻真的回来了，他象给穷巷的甚么走头无路的狗赶逐那末喘着气：

“唉，你就瞋得着！罢……罢……工厂爆……发……”

混身轻飘飘的给推撼着，可是安眠药已发生了效用，推也没推醒。

就在这一刻，门外吃饱饭做工的，又唱起了她们的歌谣：

——油粘米

——……

卧室里却有更大声的呼叫：

“阿珍，快快打个电话请医生来，快快……二少奶……洗……胃……快。二少奶服……毒……毒……快快……。”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稿

六个和一个

中午。

天顶的太阳现着饱饱满满的红光，有片白云象游客似的从旁边擦过，打起生疏也惊羡的神色，似乎以为单看太阳这样相，便可断定这地方上的人过的生活都是舒服的。

然而，那片白云还是将信将疑的飘过闹市……

闹市终归是闹市……那条阔长的大马路挤着形形式式在赶路的车子，挤着象哪儿打翻了糖瓶子惹得有如蚂蚁那末多的人，一串又一串，一串又一串……车催着人行，人也闪避车子溜过，地面始终给脚印和车子掩蔽着。

这一百四十万人口的城市，显示着人们为各式各样的生活在奔忙。

也算是市民之一的三轮车夫阿祺哥，他正在忙着为老婆快要生产而增加人口的踏着沉重的车子，也搭载了同屋住的寡妇二娘，是陪大肚的老婆去看医生的，这沉重的车子加上沉重的心情，踏的可就慢了。

“噲，车真多！坐车多过行路，行路又比坐车快。”

二娘是有意逗阿祺嫂说话的，那个可没理会到的却注视着面前的大风车，是大得比自己住的天井房还大的，这车子后座装了遮阳的铝质百叶窗，坐车的怕阳光从窗口射进去，就提起一支藕样肥白的手拉拢了，有如发怒的穿山甲收敛那甲片的便当。阿祺嫂到这刻才意会着这些新奇的东西的活用。

在这一闪间，那怕事也似识相的阳光，却急的躲进云层里去了。对了，路上这么拥挤，仿佛它高高在上，挺明白巨型风车有资格“使用公路”的，而此时此刻即令叫它做了“白衫马打”（交通警察）也维持不了这交通，究不如识相点躲躲好。

“有钱佬坐大风车连晒热头都怕，难为人家踏三轮车啦！”

阿祺嫂把这番话闷在心里，她可想到自己住的天井房也有装那不能拉动的“疎路”窗的，这些窗不会流通甚么空气，反而是遇到下雨，雨点便从窗叶飘满了房里了，多年来，这些窗也霉烂了。包租的固然不肯出钱修修，屋主也说收租不够修理费，也不理了。后来，阿祺哥把牛奶箱板密钉算了，从此，密不通风了呢。

“富就贵，贫就贱，人是一一”

可是，阿祺嫂总觉得住这密不通风的房间，除了自己咳几声也瘦了一点以外，一家大小八口，也是一样可过活，一样是个人……就算自己瘦了些，也一样的可以生养孩子——最近也快要生产第七个的了。

今儿，她阿祺嫂因为怀孕到脚肿了，医生吩咐要每周去验一次身体的。二娘总以为少走动的好，可保大小平安。

“……第七胎啦，老生老养，总比痲屎容易！睇医生实在是……”

是多余的事也吧！眼看，阿祺嫂越咳越瘦，越来越脚肿。好心的医生说是孕妇最怕患了糖尿症、脚气症，也说甚么该多吃些有丰富铁质的江鱼仔汤，多吃些蛋白质的豆类……都是使二娘想起便笑到肠挛的。

“餐餐吃燕窝鱼翅就难啦。咳咳，穷等人家饮江鱼仔汤，饮到嘴腥腥，食豆么，嚼到牙龈钝了。”

还有一医生说阿祺嫂有肺癆病的。同样不能叫二娘信服：

“……瘦……咳几声就会内伤（肺癆）么！哈哈，阿祺嫂瘦瘦，生仔偏偏是三年抱两，一胎又一胎，真好命！”

说起阿祺嫂又要生仔那回事，她二娘更指出阿祺嫂每脚踏脚入门槛，在有意无意中总是先提起左脚的。

“……好脚头，定着生个有茨菇荀（男的）。个肚大得圆圆，不高不低，仔胎样啦！”

一般的说，人们总认为“多儿多福”，是做人最大的愿望。她二娘自己早就守了寡，孤苦的人也想见人家好命的。好象，大伯公道隆阿祺哥这个老实人，她总是高兴的：多添几口丁，辛辛苦苦挨大了，做老头子的将来有倚靠！

“哪一个不想享仔福，有仔万事足——一代传代，挨大仔

好世界！”二娘替人欢喜到呱呱叫。

偏偏是眼浅也心胸窄的包租婆，有时，免不了插句指东话西的：

“自己连鸡蛋无生过一粒，就烂好心啦！见人家搵食艰难，就想人家生得多，养不了，自己就抱来养啦！”

二娘呢，也抓住了包租婆祇养了几个女儿的弱点，也少不了回敬几句：

“有人生来生去都系‘蚀本货’（女的），就眼红人家生仔，晓生么，就学人生个仔，讲话够响够大声！”

象闹意气的话，听多了，阿祺哥也不得不表表心事了：

“生仔么，固然人人喜欢。咳，生不出，不算对不住太公婆，世界呀，滑稽滑稽：穷人不想生，偏偏越多越多，越多越苦，苦到金晶火眼为口奔驰！有钱佬么，想生仔，想来想去，就每每想搬去猪栏都无得生。”

阿祺哥说这样的话，有点似是身上着的蓝衫所补的钉，是时刻都钉在他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形影不离的……可象哪一次说过的，是昨天说过的吧，也许是刚刚歇了口。

“生，生，生，生得似我做死一世牛，生仔又有乜用？挺多是多生几个做牛做马吧。”

这末的愈想愈远，愈踏愈慢，这心情愈是沉重……

眼前，赚食的路又是这末拥挤……在这生活的路上，那些行家很多都是踏着空车子的，这好象发生了流行性传染病：坐三轮车会害着屁股痛就得人怕坐了。

是的，在近些日子里，当他阿祺哥也是踏着空车时，他可天真地想遵守车牌局的“示谕”。比如说，不论踏多少时间或不论等候多少时间以不超过廿四小时的规定……他宁愿赚那不超过“六元”的取值。象琵琶仔给客“包”了那样倒爽快。当然哪，甚么车牌啦、车租啦、吃饭啦、吃冰水啦……统统都包在自己身上，他决不会呻辛苦！这样的踏足卅天“以不超过廿四小时”的规定计共“不超过七百二十小时”……他一个月稳定赚到一百八十块洋了，为了活，挺多打算让屁股的厚皮再厚些，裤裆的布再给磨擦薄些……然而，象这样甘愿做的包身工也难找到包客。

如今，热也热过了，冷也冷过了。想起初入行时，踏得两支腿子不象是妈生的，碎了霉了那样，连拉矢也要扶墙才蹲得阵儿，睡到床上，整个身子更不象有机能的了。如今，皮也晒厚了，也象将熟未熟的蟹壳色了。脚的肌肉由松弛到坚实，坚实到脚瓜那儿有几条筋缠在一起……

“拗开一占钱有血，有汗，有眼泪呀！哎，就算生个仔又有乜用？”

然而，当他阿祺哥第一次生个有茨菇笋的孩子时，碰巧手头少了几占钱，否则，他也会跟俗人一样的摆“姜酌”请客的，这也怪不得呀！作为“人之常情”的常情来说，那是体念祖宗有灵继香火的盛事，而将来养大了孩子，是不是国家的栋梁，是不是社会的柱石，又是属于将来的期望，说得坏一点，即使将来是个不肖子，是败家子……是将来的事，



“生，生，生，生得似我做死一世牛，生仔又有乜用？
挺多是多生几个做奴隶苦工吧！”



眼前，哪一个不喜欢添丁……

添丁，添丁，渐渐的一个又一个，在这十年八年之间，到如今，他阿祺哥快要添到第七个丁了。

也是渐渐的，那些孩子也长到级高级低的了。不可否认：当心情放轻了时，可看作是爬进天堂的阶梯，将来有很高的好希望，是哪，即使有一半是不肖的，总还是有一半会养得活老子就够了。可是，眼前这级高级低的，排起队伍来，祇配走向饥饿线上……也似荒地上的野草，它只得自生自长……甚么文化呀、教育呀，永远不会对这些野草发生作用。它自生自长……

“多生几个仔，哎哎，有乜用？”

至少是在目前，人丁又加多了，踏车的脚力又需再用力踏的了。踏呀踏的，顾得肚皮饱，可顾不得衣着，顾得补钉的衣着，却顾不得这些级高级低的入学年龄问题。如今，连一个也没读书呢。

“家无读书子，将来又祇配做牛马吧！”

“嗨，阿祺哥，有仔总有倚望！总要大伯公道隆，多生多养，粗生粗大，将来大了，一个又一个出身赚大把钱，总算挨得有价值：多儿多福，多添人口，家运好啦！”

象二娘把将来的甚么好处劝人的，他阿祺哥祇认为是小孩子吮指头那样：骗骗自己引些唾沫润润口腔而已。想将来么，当心情沉重时，究不如异想天开：要是有个奖励生仔最多的会，对于有人连生十个仔的有奖，那么，再过五七年，

他阿祺哥可会得了一笔奖金……或者，有一年，有些吃饱饭要搞噱头的，来一个甚么身体最坏的比赛会，他将领着这队高级低的……也保准可领得一笔奖金。

想的打了一个冷震。

做气力活作的，又是晒在太阳下面流着汗的，即使没有想七想八，而由于外来的热气侵袭的感受，就常令到体温总有点变态——打冷震就是常有的事。

跟着，他阿祺哥提起了衫袖揩揩额头的汗；汗给揩去了，但也带来了灰尘填满额，差些没象兴都教徒擦了圣灰那末显著的。他可管不了，祇是踏着、踏着，颈项伸得长长也一直向前往下坠，躬着的身子就似粒虾米，也仿佛前生对路面得罪了，于今儿极力打躬陪个不是，是求道隆赚口饱的。车子向前走着，走得很慢，慢到好似蜗牛走在荆棘上的。

靠气力做活作的很容易冒廉价的臭汗，阿祺哥着的蓝布衫就有了不少汗湿透了，祇有补了厚钉的还乾爽的呈着原色，好象受了布商的广告费的津贴，显示着这布样的蓝色是耐洗也不易脱色的。

踏车的——又打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冷震。

亏得二娘关照到了，她认为踏车的踏得太吃力了，忍着气在烈日下踏着是不对的，会影响身体“内伤”的。这，该随便的说话逗这老实人舒舒鬱气才好。她想说的还是这老一套：

“噲，车真多，坐车多过行路，行路又比坐车快，哎，

人，愈来愈多，比廿年前多一半……”

“当然多呀！”打冷震的搭嘴了，“一个人生五六个挺平常，五六个在廿年后，六六卅六，好似我，三年抱两个，廿年后……”

这里，腆着大肚皮的阿祺嫂听得呛咳了，青白的脸上也陡的现了一抹羞愧的浑红色。

“嗨——你又是呻三呻四，总要挨大仔好世界算啦，嘻嘻，阿祺嫂，对吗？白白快快生个苏虾仔。”

倚老卖老的二娘有她那把嘴的，阿祺嫂终究是女人有女人那份羞涩感情的，倒不好意思再答了。

在边喘气说说笑笑的当中，阿祺哥踏的车子，渐渐的失了专心注意的把持，难怪当局限制踏三轮车的不准吸烟，同样是象巴士司机在行车时有例“不得与人谈话”一样，是怕分散了专心和注意力也有碍视线的。

眼前，还是人多，车多，路面又是这末狭……

在这狭也拥挤的大马路上。

突然，一辆巨型的风车发出象剉猪那样哀叫的急促煞车声。

“无要紧，咱们报马打厝，保家馆会“灭查拿”。咱们一号保险，死人是保家馆代至……无要紧……”

……

在迷惘中……

祇有二娘听懂了一句半句的打话，而等到清醒了以后，

才发觉自己是伴着阿祺嫂住在中大医院里的。据看护的说，这孕妇的胎儿给震着了，可能会早点临盆的，现在就送松根留产院去。

“阿弥陀佛，总算太伯公道隆：大小平安。”

二娘满意地离开了中大医院先回家去。回到家里也当天烧了一炷香：保佑阿祺嫂白白快快生个仔。

可是，临到掌灯时分，还没有看到阿祺哥踏车回家吃饭。唔唔，对了，这老实人顾住添丁要多用几占钱，就拚命的踏，踏到半夜。唔唔，说不定去了留产院等候做第七个爸爸的喜讯呢！

几乎是同时，她二娘也发觉阿祺哥的六个孩子还没有冷水打牙，有个最幼的更象只不晓得摸回笼的鸡，没神没气的真似发鸡盲……二娘就是“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的，她供给了这些孩子们吃顿饭。

晚上，二娘做了好事，睡得很甜，她祇记得阿祺哥今天说的话，在做梦也数着：

“一个人生五六个挺平常，五六个在廿年后，六六卅六，好似……”

数着，数着，有打门声惊醒了她，她揉揉眼头，想到是阿祺嫂生了仔的喜讯了：

“又一个——”

临末，她不放心的出门去瞧瞧，瞧到包租婆正在跟一个马打在打话（註），是二娘不大听得懂的，但也听到阿祺哥

的名字……最后，叫她吃惊也听不下的……是割猪那样哀叫的急促煞车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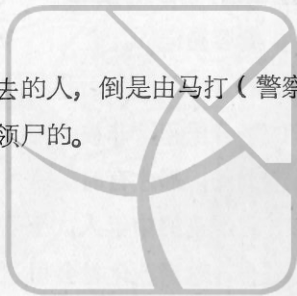
“又一个——”

包租婆在她背后象猪栏报数似的哼着。

毛孔一动——她二娘连天井房那儿熟睡的六个孩子倒不想去惊动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中秋）夜，草稿

註：在医院死去的人，倒是由马打（警察）按址通知死者家属去领尸的。



韦滔明

可记不起在哪一次扰扰攘攘的宴会席上，我经主人家老黄的客套介绍，认识了他韦先生。

“独脚韦，挺容易记的。”

尽管当介绍的这末关照，而我对他的名字未常记得着。因为，在这样的场合里，除非被介绍的有他的身份地位，或者是塌鼻头呀麻面的，那才有时会联系起来。是的，起初我祇记得他是个五官端正的中年人，个子又是长得饱 饱 满 满 的，一望可知是个在这商业化社会里过着写意生活的人。而使我永不会忘记在那次的宴会上，是人家没拘束的吃喝，他却是个拣饮择食的。比如，他把每件东西都鉴定 有 益 或 无 益，论断了才决定吃不吃，不吃时，宁可把甚么骨头蘸着酱油，啃得滋滋有味。

我独注意到他把那盘垫鹧鲍鱼底的菠菜扫清光了，我随便的问问：

“韦先生，你喜欢菠菜？”

“唔唔，”舌根给拖缠得不大灵活，“菠菜有益，有益，





韦滔明是个五官端正的中年人，个子又是长得饱满满满的，一望可知是个在这商业化社会里过着写意生活的人。……

它
头
少

豆
维
染
补

要
打
....

他
英

作



它长得又高又大，大概是……杉科？唔唔，它有的是红红的头，油绿绿的叶……它包含了多种维他命，从A到……唔唔，少说也有十种八种，它也含有铁质……”

有人比我抢先的忍不住笑。

“我也喜欢酱油，”他祇管得意的说，“噲，酱油是黑豆做的就有了蛋黄质，加了盐也曝晒发酵了，它所含的多种维他命也不下于菠菜……还有外国人见中国人用箸不怕传染，研究到那是酱油有天然的杀菌消毒力呢。唔唔，它也挺补肾，是平民剂……”。

他也要解释啃骨头的理由：

“……骨头含的髓是铁质的精华，属于钙的维他命B……”

想不到就这样惹出了冷嘲：

“……哈哈，山芭佬从来不知道维他命呀维我命的，祇要青菜淡饭的塞得下嘴便吞得下肚，一年吃到晚连喷嚏也少打个呢。哼哼，如今……有钱的就动不动讲维他命、维狗命……多几占钱就矜贵啦！”

没等到他韦先生生气的辩驳，偏偏再有人横过一把嘴：

“有谁知道老鼠浸死在酱油缸里以后的酱油有甚么维他命？也有谁知道粪呀尿是蔬菜的肥料，而没洗乾净的菜荚里藏的是甚么维他命？真是想想……也……恶……恶……”

说的还装腔作势的打闷恶，万万料不到惹得他韦先生也作闷，竟至真的吐了，就快快的先离了席。

“这个人真有趣。”我时刻会这样想到。

之后，我有机会跟他碰面叫声韦先生，他却闷闷的叫我做“老高”。这，我还以为他妄自尊大的直呼我的姓氏，然在较后的又听到叫我做老兄时，我才悟到他也记不清我的名字，叫我做“老哥”是真的。

“韦先生太客气了，我高半天，叫叫半天，或者阿高，甚至老弟……也无所谓的，何必老哥前，老兄后？”

这象触着他的膈肢窝似的使他直笑起来。

“对对，我也有这种无所谓的见解。不过，我最讨厌人家把名字生按白造的弄个花名，好似我韦滔明，以我们的方言说来是挺正常的，有人却把它扯歪了，成为华语的‘维他命’呀，‘维他命’呀，真是叫得啼笑皆非。”

“这是健康的名字呀！要是我，可索性印个象西化的把俗名连教名一起的名片，叫做W·T·M·Vitamin。”

停停，我再迎上一句：

“象你平时最讲究维他命的，又多么值得骄傲呀！”

“老哥，你真是——唉唉，维他命实在要讲究，病是从口入的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也要后天的调养，维他命就是挺重要的。而我独不解可恶的俗人不讲究维他命，还常常的把我做了笑料人物看！”

我敷衍的点点头：

“你可以跟他们讲讲理。”

“跟那些笨猪讲理？肮脏的畜生是连臭屎也吃得一肚饱的。老哥，你最同情也了解我，可说平生得到的知己：我们

要谈的，一杯在手，真是三日三夜也谈不了。”

这样在较后的某一天，我跟老黄碰头，便进一步知道他讲究维他命的常识，多是从“路边社”闲谈中得来的，使他常常弄到似是而非或将甲作乙的，然也确做到“信之弥坚”；有时则又生疑的把自己搞到惶惶然的。比如，有人说鱼类是含蛋白质最多的，他顿觉自己缺了蛋白质的面皮老了，便拚命的把鱼当饭吃。但当另有人说多吃了蛋白质会害糖尿病的，他可认自己撒的尿真的多了肥皂泡样的病状，不得了！

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当中他瘦了十磅八磅。

瘦了以后，他又要讲究吃脂肪质的食物作补养，当然，他知道吃猪肉见效最快，吃也够滋味，便拚着性吃，然也有人说吃猪肉多了脂肪也祇是肥在肚皮上，于身体无补，究不如吃牛肉的功效大也实惠，不信么，可瞧瞧牛是多么壮健的，壮健的人给形容做“牛牯”，牛牯就是公牛，吃公牛的肉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的。

这些说法他认为可信。之后，连娘姨和太太也放心不下，便亲自上巴刹买公牛肉，也定要保证是公牛肉才上称。

跟着，接近他的朋友说靠食物作营养是不够的，必要晒晒太阳，阳光有的是紫外线，是属于维他命D，一般动物挺需要它的，就说是一草一木，没有阳光就会萎谢……

本来，他韦先生是出入靠风车代步，可不轻易晒到阳光的，现已知道阳光有这妙处，便不惜抛头露面的去试晒了，虽说晒的是几回象征性的打个照面，但到了揽镜自照时，发

觉面皮似黑也粗老了，恰恰又叫他吃了一惊：又是没准儿的缺乏蛋白质，不过，这趟他不再求助肉食，反着眼于药物了。

是的，他多的是闲钱和闲工夫，很快便使家里储的药物多到象小药房所有的，更是多到使他今天忘记了该吃哪种药，明天又该吃哪些丸的，甚至吩咐了娘姨和太太的分担了双日单日的提示，也未必可作准，正如他在餐后吃生果，是许多时记不着吃哪一类才对。

“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他是标准的正人君子呀！”老黄下个按语。

也有一次，市面传说一些果子外皮有杀菌的砒霜质，没洗净的吃了会中毒，连外皮食更有害。恰恰他就是惯连外皮吃的，这样一来，几天前吃的维他命在他肚里似起了不良反响，足足叫他呕了一天苦胆水，自动请了医生洗胃才安心。

“半天，半天，他姓韦的就是这样的……”老黄哈哈笑，“改天我打算燉牛肉请他吃，怕的是他吃公牛肉腻了，会请不到的。唔唔，有了，有了，说是哄他……燉狗肉，说是，让他换换口胃……”

我会意的笑了。老黄更是说得到做得出的——就在隔天便约了我和韦滔明到他家里吃便饭。

甚么大日子？”韦滔明免不了好奇的问，“我该送一份礼么？”

老黄很谐趣的说是济公活佛诞辰，把家里养的狗做了祭品，让大家来涮一顿罢了。但他韦滔明听到燉狗肉便想到狗

肉性燥，吃了会发大热症，更甚的兼吃了绿豆会马上膨胀致死，他怕了：

“不敢领教，恕不奉陪，恕不奉陪！”

“哈哈，狗肉性燥是真，但性燥的东西属火，火司脾，脾旺则发旺，你脱发的，吃些试试看，保证奏效。还有呀，火性的食物挺补肾，属丁种维他命的。俗话讲得不错：‘狗肉滚三滚，神仙企不稳’，你不妨试试看。”

那趟，他因为晒太阳致冒了汗的头生了些垢，确是抓脱了不少头发的，确也用过多种的生发维他命药物也没生效。经老黄说起了旺脾甚么的，好容易逗起他有了试吃的念头。老黄凭鉴别辨色的工夫，赶紧再说打动人心的：

“我吃得，高半天也吃得，难道你怕？怕我们靠害的累死你？哈哈，你问问高半天好了。”

我本是准备来大饮大食的，想不到老黄把我扯在一起，使我也不得不翻翻旧账：

“韦先生，六畜之中的牛呀犬的都是可食的。唔唔，何况，你早就约我一杯在手的谈三日三夜，如今就不应错过！”

“好的，我就信赖你，也信赖主人家老黄的好意，吃就吃吧。”

“不祇信赖，等下你便知道：嫩狗肉跟嫩公牛肉一样香呀！”老黄是别有一番语重心长的。

等下，黄太太亲自端了那盘香喷喷嫩品来，外加一味菠菜垫底的滷鲍鱼，另一碟叫做银芽（芽菜）包翅（鱼翅）的。

这家常便饭够丰富的了，特别是那种香喷喷的熨品够逗人食欲，真是吃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陡的韦滔明却脸色变青变白，也呱呱叫：

“呀呀，那是芽菜，绿豆芽菜？糟了，这趟我吃了狗肉又吃绿豆的……要命……要命……”

老黄哈哈大笑。

“你倒笑得着！要命，要命！我要吐……吐……”

在这刻，黄太太再亲手端上另一盘小菜来，说来，主人是十分情重的了，却想不到韦先生会呕吐，黄太太实在摸不着头脑，祇得讨好的插着笑嘴：

“熨得不够火候，不中吃么？”停停，“不过，我到巴刹买……我已声明要公牛……”

老黄跟太太打了一个叫她走开的眼色。他韦先生瞧到也听到公牛甚么的，马上象嗅着亚摩尼亚的醒了。

“怎么办呢，还吐？”老黄也跟我抛个眼色，说：“高半天你又怎样？说呀？你好好？”

这分明要把我扯在一起说说理的，主人情重，不开开口，似乎说不过去，我便说：

“好，好。你要我说维他命甚么的吗？我毕竟是个外行人，所识的不多，不过，维他命也好，维你命也好，祇要维……维……到免于饥饿，免于匮乏，那就样样也好，人人也好了……”

他韦滔明不仅没吐甚么，还侧耳的听着，时不时又把牙

簪去剔着牙罅，等到剔了一丝儿东西时，便舍不得似的掸回嘴里细嚼去了。

餐桌下，有只贪馋的狗旋来旋去找寻残馐的，冷不妨给谁的脚步踹着尾巴便汪汪的匍伏起来。

韦滔明恰好给吓了一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改成



流水账

是零时的光景，大气里还似盪着甚么电台的“敬祝晚安”的好话，叫人听来相当悦耳的。倘是个听了一天靡靡之音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因此安睡了，那真算得上是功德无量的善颂善祷了，但，反应得最显眼的，是挂壁那个电钟却似挺挺不安的旋动着比平时更快的红色长秒针，好象它得不到跟人们享一份安睡的清福，那就自觉更应该不负时间赋予它的重要使命那样尽心尽力兜圈，又兜圈……

这当子，外边的大路上正有着阵起阵落的车子飞驰声，刺耳的是急剧擦过路面的车轮所发出的尖叫，和透气不及的汽油管抖的鬱气，都似有力提醒人们该知道这世途距离“晚安”尚有一段路，除非是饱食了无所用心的才会轻易安睡去的。

“唔”

经这一阵间的深醒，静如解开支着下巴的双手，才又重新拿起笔去写家信，可是，撕了几张信笺还是写不成章，来来去去祇把黄仲则的两句诗写了又写：墨到乡书偏黯淡，灯

于客思最分明。

是的，他的妈妈最近逝世了，这于他是有着无可抑制的悲伤的。他正想化悲伤为墨迹的著到纸上，可作为生与死得向妈妈的灵右祭奠，那也算是尽了为人子的孝甚么的了。但，这样的夜里偏偏有着纠缠不清的甚么电台的播音和车子飞驰声的骚扰，使得他的心情愈夜愈不安，愈难索解，愈不知从哪里写起的好。

“路……”

他忽的想起了路，也想到路是从人的足迹踏出来的。于是，他索性离开了案头到窗前向大路上望去。

窗外，飘着雾。

这亚热带特有的缥缈夜雾，给冷眼的可看似是路灯把夜行人的一头乱发所反映出一层白蒙蒙色样的，也是似提醒在长途的岁月里有着苦行脚般志愿的，将要冒不少风霜才会踏稳步；倘不相信的话，那可瞧瞧远近的窗户都未尽透出明亮的灯光，有的甚至紧闭着，这似是阅世深的所谓“只眼开，只眼闭”的含蓄样吧？正合“不承认，也不否认”的看法，是有意存点忠厚的为这夜的年轻城市留有余步，可叫走路的一切靠自己……

“……我懂得，妈，放心吧，别为我牵挂，我会走自己的路。”

是多年前的一个早晨，他跟妈妈说的一番别离话，至今一样的在耳边嘹亮 嘹亮。

那天的早晨也飘着雾，很浓。早该爬出来的太阳似怕见这蒙混的局面而躲在太虚里享清福了，连带惯于吹呀拍的甚么风也见势不妙的置了迹，让整个空间象一座大蒸气炉，在百码外不容易辨清事物的角度下，可有该隐的，该现的，不想怎样隐也不想怎样现的……象个人样的混在这浓雾里打滚，打滚滚……。在航行中的轮船为免意外的相撞，便呜呜的响着汽笛，好似困兽呼叫突围的，马达声在助长着声势，鼓起勇气的升火前行。

这一程——静如冲出了浓雾网。

“……我会走自己的路……妈，放心吧。”

妈这中年妇人不会为儿子的出门而流过一滴泪。是的，她相信静如是个可以放心的儿子。这儿子不会是个惠特曼，她更不是个惠特曼母亲样的气质。祇是，生长在小镇里的静如，在受小学教育时就流露着少有聪明，得人疼爱的，使这个不识字的母亲不时皱起了眼角的纹在微笑：

“是呀，我的儿子又考第一了。嘻嘻，我可不解哇，别人家埋头埋脑的做功课，他祇看旁的甚么小说故事，常常至深夜……”

在这小镇里，所谓深夜祇不过是夜一些吧了。因为，这小镇的电灯设备很差，市里也很少商店，一般人都象是无怀氏呀葛天氏的蚩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以，夜一些睡觉，已算是个不常见的人了。

他静如是凭藉一盏小煤油灯在夜里看书的。

他静如是凭借一盏小煤油灯在夜里看书的。

“还没有睡觉么？看看壁钟几点？
唔唔，你真是——”





“还没睡觉么？看看壁钟几点？唔唔，你真是——”

通常，刚好睡了一觉的妈是会摸来责难的。静如也每每不自觉的还在躺着看书，随着责难声给吹熄了油灯。但，静如觑着蹑脚的妈走了以后，又再燃亮了灯在继续看书，直至眼倦朦胧睡了才算事。

“哎，多么可怜的孩子，连火油灯也没弄熄就睡去，万一弄出了火烛就糟呢。”

妈在第二回巡视时，总是这么咻咻的埋怨。她也埋怨儿子的视力愈来愈走了样，连远一点的东西也辨不清楚了。显然，静如已患了近视，而小镇里是没有眼镜可配的，祇可丝起眼缝看东西了。镇里的人对那样近视的常常直呼做“阿瞯”——多少带点“瞯然无知”的侮辱意味的。这样，可更惹来了三叔公的凌人盛气了：

“长大啦，还没带他到店里学生意！哼，读书，读书，读到变个阿瞯，还想考功名？哼，真是阿瞯！”

“妈，我不打算学生意，”静如表白了心迹：“我不会接受老糊涂三叔公的话，我要读书！”

“读书？读书是好的，但，你要知道：你是个长子嫡孙，有双份家产可继承……”

“妈，你也糊涂起来了！”

他静如挺看不起甚么家产的，祇要有书可读就好了。渐渐的，爸也想藉着公家费用栽培这儿子去城里读书。可是，正由于读书的费用是公家支付的，给三叔公知道这点意思就

力力反对了：

“阿瞿真想考功名？读书读到老，识得龟鳖鼋鼉，会发达么？哎呀，总之，识想的就该想到：读几年书，识几个字，晓得打算盘，也晓得记流水账。多少人就这样成了大富商的，识么，阿瞿！”

静如的爸本是满脑子生意经的，一听到这反对声也就无话可说了。

“爸，别听老糊涂三叔公的鬼话吧，我家的生意，是他创的么？那不过是藉着祖公余荫吧了。也说，你要做生意成个大富商，我也要做生意成个大富商，试问，这样成个甚么世界？还有人做估俚？做估俚的不是人！还有人读书？读书的不是人！”

“由你去吧，别多说了。”

“爸，也不是这末简单的。需知道，做生意成功的有多少人，做不成功的又有多少人？成功了，不到一代两代又失败了的，可又有多少人？试想想，成功固然是自己引以为荣的，但，一到失败时，子孙后代恐已临到穿鞋没著袜也难走路，所谓二世祖……”

“好了，好了，由你读书去好了。”

“唔，爸也顺从你的主见，你自己打主意好了。”妈也轻轻的说。

“好的，我要离开这糊涂的大家庭，我要去读大学。”

“大学？”

“甚么？读大学？”

爸和妈几乎是同时挺挺额头，还吊起了眼珠的。

“唔，大学，社会大学。”静如又说：“社会大学。”

最后那四个字眼可吓倒了爸和妈。

“你那里来的学费？”爸的追问。

“是，”妈也插嘴：“读大学要很多钱，有钱子弟才可以读大学。谁跟你负担学费？”

“半工半读。”静如编的一句，“不过，我得声明：我绝不稀罕那两份家产。如有家产可分的话，就分给我的弟妹好了。”

他忽的想着出现在冈察洛夫笔下的莱司基就有一大笔家产可继承，是由他的姨妈保管得好好的，怎晓得莱司基偏偏不稀罕这些家产，他要自由自在的搞音乐、绘画和文学著作，虽然，莱司基最后在悬崖上徬徨，他静如决不会有在悬崖上徬徨的……。

“哦，”妈闷不下了，“那你即使不稀罕家产，也该在两三年内读完了书，可回来讨房儿媳呀，妈也眼闭了……”

这样，后来常常在家信里读到不少话，不外是说静如这儿子做得对，特别指出家道的中落，到环境起了大变时，生意倒了，三叔公也死去了，这个所谓有钱人家的家渐渐衰落了。几天前，更接到一封家信，真是应了黄仲则的诗句“客邸开书我常惯，略欠平安是此回”的——说妈因年老病死了。妈临终时还想见静如一面的。静如想起了这些事，便

打算写成一封家信叙述自己在这些年头，曾默默地写下这时代的横断面，也刻划过那时代的风貌，这正可告慰妈妈在天之灵，这比亲见儿子一面还亲热，妈如九泉有知是会含笑的。

然而，静如也回想到：爸是不喜欢年青人要笔杆的。是的，当静如还是个小学生时候，就常写东西投寄城里的大报发表，虽用的是随便的一个笔名，也渐给爸知道的，免不了一次又一次的忠告：

“唔，学人摇笔杆！唔，历代的文字狱你可没听过？诛九族的哗！你还是学学打算盘，记记流水账，总较有出色。”

想不到爸已拾到三叔公的牙慧，而静如可仍没理睬的一样写作，他自己以为“学以致用”的靠笔写出心声，虽这心声未必会对时代起了怎样的作用，但仍要勤恳地默默写，随着自己兴趣而努力的写……写呀写的，给城里的一家大报馆要叫他去做事了，这给他一个很适当的好机会，好些人也就随着对他另眼相看了。

“谁说他是个阿瞓，这后生哥么，要是生在科举时代，恐怕是个秀才或贡生的了呢。”

当然，爸的忠告也转谈到城里吃报馆饭的人，因通宵工作而习染抽鸦片烟的，这就形成了梗阻的理由了：

“看你做个鸦片鬼，到那时，你还有面目见我，唔，唔，做不成文化人而名列仙班才冤！”

“……我相信，”妈的随口争论：“静如是个可放心的

儿子……由他去吧。”

之后，静如没有去城里吃报馆饭，却是一直出了门靠枝笔过活的。一直在这商业化的新兴城市里做个文化估俚，这文化估俚一直走他自己应走的路，默默的走着，走着，但，他要告诉爸知道的是另一条路的了：

“……爸，我在盘算……盘算一份流水账。是生活的流水账。但我不会记起家道中落，同样不会记起妈说的双份家产，我祇记起母爱。母爱是伟大的！妈，安息吧！愿妈在天之灵安息！妈——儿子是可放心的。”

夜已深，雾也飘散了。

明天的日子是无尽的水流……。

一九五八年。岁阑新市

卖卜卜面头手

“面呀，头手！”

一阵熟落的敲竹片声，在主妇们的日常生活里，是有时性的节奏，在某种基调上是起着一定的作用，比如肚饿时，祇消花三几角钱便可吃得半饱，甚至有些好赌的“大食懒”，在抹牌紛忙当中，一家几口小孩子省得开火，便吩咐每个人吃一碗面或粿条，可算是一顿轻便的包伙食，起码也省得下厨洗碗碟呢。

卖卜卜面头手就是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

是的，新建的组屋落成以后，当然有着各式各样的住户搬进去住的，而这些组屋的周围，总是随着有些小买卖的摊子摆设，卖日用品的，卖糖果香烟的，煮呀炒的熟食……都是生活上的需要而凑成这区域的热闹，正如新屋里有虫、蚁、壁虎、蟑螂、苍蝇、蚊子……跟高等动物的人混在一起，才成一个世界。

卖卜卜面头手是沿街叫卖的。叫他做头手似乎誇大，因他的头家祇带领了自己的孩子帮忙收钱和洗碗以外，再没有

伙计了。这样唯一的伙计叫头手，想是近似一般人的叫高个子的做“高佬”，矮的是“矮仔”，都是随口起的名，也好似对老板们通称一句“头家”，大家嘻嘻哈哈有生意可做了。头手呢，祇要任何一个角落有人直呼起来，他忙也会诚恳的先应一口：

“来呀，请等——”

说是他诚恳的应一口也不算过奖，虽然，从他的外表看，没有甚么突出的诚恳样子，但他说话粗而率直，表情也是呆而纯厚。那样子有如一头牛，使人很难一眼看出它可干着“任重道远”的工作，然也祇要鞭策它，奴役它，它可能比一般狡诈的人更可靠，做出效率更高的事。

另一方面，他的得人喜欢和接近，一般的说，是他的举动活泼、敏捷，也有“艺术技巧”——说来似乎是把他的“神”化了。但，实情的，别人家沿街叫卖都是步行的，祇有他是靠脚车代步，他的骑车技巧在乎跨上车不须按车的把手，便可以有拍节地敲竹片。本来，谁也会骑脚车而不须按把手的，他与人不同也堪称有“艺术技巧”的，是拿着一碗煮热汤的面骑脚车还不算奇，奇在他能够一手拿四碗，是靠一双筷子逐碗架起的，筷子两端还各附着一小碟酱油和辣椒的，拿四碗以上则盛以锡盆，最多可放十二碗，然已是反手举托了。拿也好，举托也好，都是一支右手的力量，左手呢，除非在车子抹角须按把手以外，在下雨还可擎伞，一样安稳地行走，从没听过倾泻汤或酱油而受顾客责骂——这才算是真

功夫也有“艺术技巧”呢。这样，许多时惹得不少孩子尾随着哈哈笑，在屋前屋后刚学踏小孩子三轮车的，也得意的不按把手而拍起掌来。东家豢养的狼狗，也许肉类吃得太多致体重了跑不起劲，竟落在头手骑脚车之后呢。

早就有人料到：这种人正可利用，比如马戏团里很需要这种玩杂技的角色，祇要再加以训练，可不难造就为有用的人。说目前吧，他从早上十时挨到深夜十二时，每天祇拿两块半钱工资，吃头家两顿粗饭，他一样的起劲苦干，他的健康状况也好，连伤风流鼻涕也不常有，结实的个子象铁铸的，这副好身手正可好好地利用呀。

但是，随后不久，这头手学会嘴角吊着一根香烟，工余的时间也穿着时新的尼龙服装，常常在这些组屋之间穿插。这身打扮和行动，又似乎不是一个卖卜卜面头手，难怪东家的狼狗常对他猖獗狂吠的。

“头手转行了！”有人传说。

是的，在更后的一月半朝里，这组屋的一带看不到他的影迹了，最初传说他转了行业，也有说这区的人吃腻了胃口，推到别的地方去卖了。此外，说他的骑脚车功夫太神化了，“人有失手，马有失蹄”的受了意外跌伤，连累到头家也要暂停做生意了。不过，另有可靠的一说，是指头手由于平常和很多家庭主妇接触，而至受人唆使的收揽十二支和万字票的赌注，说的曾听过这样的话把：

“哎，”头手抖大气，说：“卖面的为了人家一口饱，

自己却捞不到半肚饱，不得不另找门路……”

这已是再见头手露面也学会抽烟所证实的事。

那时，看到他的人都说他胖了。怎得不胖呢，天天吃饱咖哩饭（註）做割草和倒垃圾的轻便工作吧了，祇是胖得面色黄白，有如一粒浸透水快要磨豆腐的黄豆，此外，周身感到阵阵隐痛，有些骨头似碎了的，人家说过日治时代被拉进宪兵部受刑，那些敲打怎样残酷，怎样难受，如今受争骨头的同类相残，这十把廿岁的年青伙子已走样了。

“怕甚么，钱能使得鬼推磨，祇要不至于上吊……”

“瘀血是会化的，骨骼更可接驳……”

“祇要收得多，佣金多，人家中了赏钱多……”

身经痛苦的头手，在吃咖哩饭时是听过不少患难者的放谈，最后的说法，自然是关乎他的遭遇，好象表明人世间有的是金钱支配力，不是人与人之间不好过，仅是人与钱之间有甚么过不去才会受利用的。

“卖面的为了人家一口饱，自己却捞不到半肚饱……”

他埋怨肚皮吃不饱是一件事，另一面，他家里还有一个抚养自己长大的年老祖母，是两人相依为命的，所以，一天挨十多小时的靠两块半钱薪水过活是很难的，偏偏祖母年老多病，所需的医药费就要动脑筋了。金钱诱惑的机会也来了。他便接受了人家的唆使了。这，如果照道学先生的所谓读李密《陈情表》“臣无祖母不能至今日，祖母无臣不能终余年”的话，而仍不知崇尚忠孝的人是狗彘不如的，则此时

此地的头手，可说是忠孝双全，可惜他虽受苦而不致于死，否则，尽会有些出版社编印《孝义记》永誌史册，以至电影编导者抢先排演这悲壮故事的呢。

“哎，卖面的……”头手总是对人这样的抖口气，又走开了，“哎……”

总算他的运气好：碰到同情他的人又向他的头家保用，这样不多几天，头手又敲起竹片重操旧业了，祇是，这趟的他最先给人的印象，是举动迟慢了，拿呀举托的“艺术技巧”也差了，甚至有些敏感的小孩子也认为他敲的竹片已不够响了。于是，年纪较大的会摹仿摹仿：是半张开嘴巴而把舌头贴在上颚一忽又弹下，如是往复的动作，便发出类似卜卜声响的音调，几乎是拍和似的，听得头手脸红也怯了几分了。

也许是另有原因的，因他最近又发觉：在这些组屋的周围常有些生面人出现。这分明不是想跟他“交关”吃碗面或粿条的主客，更不是有心欣赏他骑脚车的“艺术技巧”，而鉴于上次突然给人在背后抓紧了裤头便吃咖哩饭过日子，更不能不怯了几成的。

然而，无论如何，头手经过这场事件所留下的真空时间，食客们都嫌头家的孩子送上门太慢，而至冷冻了不好吃，生意因此影响下来，差了，势利惯了的头家随也怨声多了，当然是嫁罪在他欠灵活的举动上，那看法，有如拖车的老牛老到不中用了，当然想从老牛身上开刀，而不免先来一些旁敲

侧击的话：

“惩戒嘛——他是不会回头的，吃惯腥的猫儿总 要腥的，十二支，万字票，总比卖面易赚，好捞……”

象这样的一番话传到人们的耳里，不久，头手又失了踪，又听到头家诉冤了：

“他呀！他自己死，自己贱！偏偏累到我无生意，好惨呀，害人的……”

“喂，头家！难道叫人家跟你做一世么，人家发达转行啐！”有人答话。

“发？发水肿是会的，发达却是幕后有人。”

尽管卖面的头家跟人们有着相当距离的看法，但，这一趟，真的有人绘影绘声的说，说是卖面的头手确是时来运来，给人利用了，不，给人赏识了，他参加马戏班一个玩脚车的能手，还看过他玩的叠罗汉，显然是他的气力恢复了，再进一步当有出头之日呢！

年青的一代也有人传说，说是曾见过他手挽着一个漂亮的女郎，那头手可是行了桃花运？要是有一天碰上他，可直问他在甚么时候请吃喜酒，到那时，不识世故的年青人，要是再口惯的叫他做头手，那会得到家长的纠正，说是该叫他做阿伯阿叔，或者称呼句某先生才对，不要当人家是个永远没出息的卖卜卜面头手，这，就说直认是朋友也不会面子难过呀！

此外，有一种更现实的传说，说他在看准了吃完“咖哩

饭”而重庆自由的“好日子”的日子里，作为“捕”万字票的数字，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给他“捕”中了大笔横财，这自然有人认为可信的，理由近似卖酒的人很少不会喝酒，卖烟的不抽烟更是百中无一人，他头手正是行运的“捕”中了字，合该算是当头的“好日子”，不信么，世俗人对于从监牢放出来的一天，总免不了先去剪发的捞个“光彩”的好兆头，正是精神上先有这种彩气的安慰。

这样的说法要是可靠的话，那么，这些组屋一带的主妇们，也即是许多想博彩的人，将是凭经验的推敲，不难会借重这头手的福气而“隆帮”博一次彩，是的，如自己手气不好的十赌九输，那末，有时候横财的获得是免不了傍人洪福的，这也是在一般人的头脑里所谓历验不爽的事实。

“他呀！”卖面的头家却是坚持己见：“发水肿是会的，发达却是幕后有人。”

“喂，你的头手发达，你看不过眼，总是酸溜溜的……”

“哈哈，风水骗你十年八年，这该死的家伙，有一天你会亲眼见到……”

见到谁？见到甚么？卖面的头家没有说下去，总是低低头的做生意去了，最后是声大声细的说：

“我是个正正当当做生意的人，赚一占半占都是正当钱，人家是……”

人家是甚么，这卖面的头家总是爱说不说的住了口，好象说与不说，彼此心照不宣好了，真正要说的，以前也说过

不少，善善恶恶就没有甚么新鲜的见闻了，但这头家的生意在这地区站脚不稳，往后也推到别的地方叫卖去。

再往下去，久久没见过面的卖卜卜面头手，又出现在这些组屋的一带了，这本是个身手灵活的人，而这回最先给人的印象是失去了灵活，也不见得象世俗人的所谓先剪了发捞个“光彩”的，反而是长得一头蓬乱的，正可遮蔽了他的低眉低眼，而且，这一趟不仅肥胖得象粒浸透了水的黄豆，更似只要满足人家口福的挂炉鸭给“吹”胀了待烧烤的样子，叫人好容易联想到下一步的急促“泄”气已不象“形”的了，看他跑路的蹒跚样子，却又活似当过马戏班小丑的，祇差是未便惹人笑的架步，但一点都不象当过马戏班里玩脚车的能手，却是十足可信的，同样也可信的，他绝不似是个捞过世界的人，更不会是传说中的挽着女人跑，除非那个女人甘愿做他的“扶手杖”，因为他已迹近半残废的样相呢。

“喂！你头家生意失败，要上吊了，你帮帮手吧，”有人最先这么提出一些话。

“不中用了，哎哎！”他低着脸，“我……跑也跑不动了……”

“年纪轻轻，年青人补养补养好了。”

“钱呢！”

他的眼眶混了不少泪水，但没有真的哭起来。他倒了解对人随便的哭一场，人家也未必会生了同情心，这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好过，而是人与钱之间过不去的果证，就拿以

往的日子所遭遇的例子来说，多少家庭主妇中过彩的，祇不过打赏三几块钱，但怎能抵得过输了欠账不还的——这些欠账要是现在能全部收回来，正是治得病也救得命的灵药。

“钱呢！”他重复了一句。

好几次，他曾觑个机会向一些欠债的收取，但也好几次都受到见拒，还听到不少闲言冷语的：

——后生仔晔，赚得易来花也易。

——有钱时，晚晚舞厅，时时包琵琶仔。

——现世咯，如今是一身性病。

“但是呀，”他会忍不住的反驳：“杀人偿命，欠钱要还。”

——长命赌债长命还。

——有得赌，有得还。

——俗语说得好，赌钱无赊欠，市中无当店。

到底他会有口软的一次：

“哎哎，别说赊，别说欠，看到老相识面上，道隆道隆……救救命！……从此洗手不干了……”

——对呀，做人替死鬼，做人牛马，做幕后人……

——来来去去都是钱作怪，钱作怪……

总算他领教了这样的有形和无形的再教育，这使他悟起了一些老年人的说法，是认为铜制的钱不该贴身收存，因这些金属品会吸人血的，正如人所共知的臭虫，附在人们的身上吸血的，该时刻防范的一着，所以，有人形容钱是“身

久久没见过卖卜面头手，又出现在这些组屋的一带了，……是长得一头蓬乱的，正可遮蔽了他的低眉低眼……





外”物，不是没有道理的，然也有人形容钱是人类生活的血，人们要生存，就要靠这些血，血旺的自是面颜红润，心广体胖，活得舒舒服服了，相反的，患了钱的贫血症的，眼下，正可瞧瞧他头手自己的臃肿形骸……

往下去——

再一次给人们见到的头手，又在这些组屋之间穿插，而嘴角吊的香烟更老练，说话也老练了……

“卖面的为了人家一口饱，自己却捞不到半肚饱，不得不找找钱路……到头来，和尚吃狗肉，吃一件是破戒，吃两件也破戒，甚至呷狗汤也破戒，究不如跟着花和尚鲁智深‘迫’上梁山……做个‘捞仔’了。”

上山去——

以后，这些组屋的主妇们所拖欠的账，还没到搞清轱辘时，有一天，在这区域里，忽而出现了个老态龙钟的老婆婆，向主妇们伸出手，噙着泪，一句一顿的哀求哀求：

“相依为命的孙儿……哎哎，你们作算还债也好，施舍棺材也好……殁了他，殁了他……修修好，修修好！”

註：坐牢的隐语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

财神来了

春，到了人间。

毕毕卜卜的炮竹声，到处响个不停……

这些声响，在近处疏疏落落爆发的，已够胆怯的掩耳缩头；密集而急促的大阵仗，更似附近的房子倒塌了那么吓人；其实，祇不过是浪费了多余的财富，替春节凑凑热闹？

热闹的春节落在首善之区。

在这首善之区里，多的是有钱人家的子女，说是小天使正合处世的口吻，而写小说为了行文方便，总以写做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为得体，这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在春节的热闹日子里都给打扮得象山芭里油菜花开时飞上飞下的蝴蝶一样。

趁热闹的伯爷公总是在热闹的春节里出现在首善之区的。

跟年年一样：这群孩子，一发见他的到来，即使正在玩耍的也停下来了，炮竹不燃放了，飞到半天高的汽球也扯回手里了……都是给伯爷公那堆象芽菜薹一样的白胡子所吸

引，乐得围拢在伯爷公那副团团圆圆的脸孔下讲讲笑笑，年纪较大的帮伯爷公一臂之助，有胆色的更会帮伯爷公叫门……

伯爷公原是一个不折不扣从俗人眼下不屑一瞧的乞儿，约摸五六十岁手持木棒作拐杖的老头子，孤苦伶仃的生活着，明显的是营养不足和风湿病使他的脚步无力行走，但个子又矮又胖似一尊弥勒佛，十足是有钱人家所谓福相这类型，祇差的是满头灰白的乱发，好似一只躲在快冷却的炭炉取暖过的猫儿那样难看，穿的是千补百补有如僧人的百衲衣的衫裤，难得的是手挽的用以盛着“福食钵”和杂物的纸袋，也同样跟衫裤的补绽百出，差些叫人辨不出哪是衫裤呀纸袋的，和时下女人讲究衣着与手袋呀鞋子取纯一色素如出一手的巧妙。

在平时，这个做乞儿的伯爷公，从来不会在这首善之区求乞的，原因之一，是这区的住户多是“吃红毛饭”——中餐一时，晚餐七时——的时间，不轻易求施捨得到，祇有惯于按门铃高叫“倒馊水”去餵猪的山芭佬，才得工人阿婶捧出来的“盘满钵满”的剩余，可见“方便之门”是不会随便开的；原因之二，是这区的家庭主妇的身边常没有零钱的，有如她们日常玩麻将牌的桌子上所看不到零钱的同样平常，伯爷公向来也就懒得伸出手去了。

事实呢，一年一度趁春节的热闹，伯爷公在这区里所捞来的一把，已足够一年间搏搏节节的开销了。

他是扮做“财神”的特派员出现的。

如果说，在欢乐的圣诞节里，阿猫阿狗扮个圣诞老人，是到处受人欢迎的，同样的，在热闹的春节里，伯爷公做个“财神”的特派员，当然人人欢迎的。因为，家家迎春要接福，既是有了“财神”叩门，哪个不想“财神”降福：大大的赚生意镔，中彩票的头奖，小小也会中万字票、十二支，就是麻将牌也赢……真是门楣生光，上上大吉的好兆头。

作为“财神”特派员的伯爷公，扮相倒不见得有甚么突出，年年也不过拿起那片髹红漆写金字的“财神”招牌，招牌上面紮了一条纸糊的龙，胸前挂上小锣鼓，也敲起小锣鼓唱着孩子们挺喜欢听的龙舟歌：

“锣鼓响，响叮咚，龙舟到，贺新年，恭喜你中马票哩又添丁，做生意又大赚钱。……”

随着，是派送一张也是写金字的“财神”红纸。谁也会满脸笑容的接了这“财神”，更会慷慨的给予一封红包作为赏钱。

于是，伯爷公从一家跑过一家，从二楼跑上三楼……从高又跑到低，从街头跑到街尾，沿门挨户……象收租那样收取赏钱……孩子们笑呵呵的追随着，年纪较大的嘴里唱着“锣鼓响”……的龙舟歌呢……。

×

×

×

在首善之区里，有一株浓荫几乎蔽了半片天的大榕树，是平日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孩子玩耍的地方，而年例也是扮演“财神”的伯爷公做歇息的中途站，稍为年长一些的孩子都

在首善之区里，有一株浓荫几乎蔽了半片天的大榕树，是平日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孩子玩耍的地方，而年例也是扮演「财神」的伯爷公做歇脚的中途站。





晓得伯爷公歇脚后，第一件享受是吸一口烟。孩子们围拢起来了，说伯爷公这番享受是“叹世界”。

伯爷公总是随和的说“叹世界”。于是，更多的话逗得孩子们哈哈笑了，当然，伯爷公所讲的极力讲得通俗易懂，适合孩子的理解力，但有时免不了包含些人生经验之类哲理，甚或引些习用的成语，孩子们听来就稍感吃力了。

其实，伯爷公的“叹世界”吸一口烟，也不过是本地制的起码捲烟，可比平日在路上拾烟屁股来翻捲的已算阔气得多。他这样的阔气，因为“财神”特派了他去收取赏钱，那得有闲工夫再去拾来翻捲，就直接了当的“叹世界”吸现成的捲烟，也正符合了春到人间的人人要享乐的旨趣，乞儿也是人，怎可会是例外的。

“要是你肯照平日的拾烟屁股，哼，在春节期间，我担保你拾得多多的上好货，因为，许多人都吸上好的英美捲烟来迎接春节的大日子。”

有个较懂事的大孩子提供这样的意见，伯爷公呢，听得频频点头称道：

“好孩子，你说的话，有一半对，一半不对，咳咳，自从科学家说出吸烟会患上肺癌的警告以后，这些日子来，在路上拾到的烟屁股，总是属于‘滤嘴’的剩余‘滤嘴’居多，连半条烟丝也没有了，哪里说得上‘担保你拾到多多的上好货’。事非经过不知难。乞儿也不是容易做！”

“但是，但是，”另一个孩子插嘴，“在新年大日子，

讨饭就不同拾烟屁股了。为的是家家户户剖鸡杀鸭，还有腊鸭呀腊肠之类，变做剩余的倾注到‘馊水桶’里，要是你能及时去讨吃，我担保你讨得多多，吃得好好……”

“好孩子，你们年纪小小，说的是天真话，正所谓肚饱不知肚饿难。”伯爷公打开了百衲衣，把手搔着大肚皮，笑笑：“你们以为我的肥肚可容纳多多的好食料么，有限有限，吃饱了就吃不下了，我又不会象你们家里有雪柜可储放，讨多了也无用。何况，平日是没有脂肪到肚的，一旦吃了大量的好食料，就会伤了脾胃害病一场的。有钱人家害病了去看医生，象我做乞儿的……唉唉，说来话长，你们年纪小小的是想不到……”

到这里，有个刁皮的孩子睁大了眼睛抢着说：

“我想到，我想到，伯爷公年年扮财神，讨到大把红包镙，伯爷公就有大把镙——可以去看医生。”

“对的，我算是个有钱佬，好吗？好孩子，你笑过了，我也笑过了，在过年大日子里，大家笑笑是好的，但，我讨来的钱，是笑里包含了眼泪的。这是说，如果在平时，即使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伸手求乞，未必容易有人施捨我这伯爷公的。这就不得不借助过年大日子的人们想钱——也就是想发财——的心理，祇得忍着眼泪往肚里吞，装个笑脸，扮个‘财神’，乘机向有钱人家求施捨——十居其九是看在‘财神’面上乐于施捨的，手段阔绰与否又是另外一件事。”

“是呀，”有个用手背揩着鼻涕的说：“我妈妈过年给

你红包，因为你是‘财神’。平时么，妈妈叫我不可以施舍乞儿，不可以接近乞儿，不可以跟乞儿讲话……”

“乞儿也是人做的。”捋捋芽菜薹一样的白胡子，笑笑，“好孩子，乞儿也是人做的，你记得回去跟你妈妈说。”

“不是，不是，”有个强出头的说：“我爸爸说，乞儿是懒惰虫，懒惰虫是会做乞儿的。”

“这只不过是爸爸单方面的看法吧，凡是人，都是好吃的，怎可单指乞儿一个人！做工么，象我这把年纪该做甚么？做得到的是甚么？这样，肚子里天天要吃，又不能做事过活，更不敢去偷，去抢，就被迫去求乞以养残生，绝不是有种的，也不属于任何的种类，说穿了，是有了‘银纸世界’的划分人类等级以来，乞儿就属于‘银纸世界’里的必然寄生物，有如高楼大厦免不了有苍蝇、蚊子、甚至臭虫……”

“伯爷公，伯爷公我跟妈妈到大伯公庙烧香时，大伯公庙外有不少乞儿求乞……倒是得到施舍些钱的。这些乞儿不是扮‘财神’的，干吗会容易得到施舍？”

“哈哈，我去大伯公庙求乞么，我没有唱龙舟歌，你们一定不会跟着我，你们的妈妈也一定不喜欢我。”

“我喜欢，唱呀，唱呀……”

“锣鼓响，响叮咚……”

“叮咚……叮咚……”

“龙舟到嚟……做生意大赚钱……”

天真的孩子们，你唱我唱，唱得浓阴几乎蔽了半片天的

大榕树也给风吹起沙沙的树叶声响。伯爷公扞扞肥肚皮，一边又捋捋芽菜薹一样的白胡子，跟着孩子们哈哈笑。也敲起小锣鼓拍和着。

老半天，有个孩子一本正经的当众宣扬：

“我家里的公公，跟他伯爷公一样的又矮又胖，祇是没有白胡子，但是，人人都说我家的公公好福气，为甚么伯爷公没有人说他好福气？”

跟着，又有一个孩子凑上一口：

“我的爷爷不是矮矮肥肥的，却长有胡须的，不会是白白的胡须，人家也说我家的爷爷好福气。为甚么伯爷公有白胡子不算好福气？”

“哈哈，孩子，福气么——有钱有面子，就算有福气。象我做乞儿的，虽是长得肥肥胖胖，但在一般人的眼里，祇看做“贱肉粗生”的，长了胡子么，更是不成话的，乞儿的胡子祇不过是“贱骨头相格”吧了，到底称不上是福……哈哈”

“伯爷公，伯爷公，”有个口吃的孩子要插嘴了，“我曾跟婆婆去看戏，看到一个也是做乞儿的，做乞儿的，也肥肥，似乎也长了须……黑呀白的我记不起了，祇记得这个乞儿沿门求乞，家家都不给他东西吃……后来，后来呀，这个乞儿，是乞儿呀，忽的变成一个神仙，了不得的神仙呀，于是，人们都在神仙的脚下叩头，叫神仙‘道隆’……我婆婆跟着念阿弥陀佛，念个不停，不停……”

口吃的孩子停说了，伯爷公哈哈笑起来：

“假如有一天，我伯爷公真的会变成一个‘财神’……你们想想，这里的人对我会怎样的看待……。”

于是，天真的孩子又七嘴八舌的争着说：

“我妈妈一定吩咐我：狗仔呀，你快去跟‘财神’磕个响头，求个真字——万字票呀。”

“不不，我阿猪的妈妈一定不放心，她一定自己来对着‘财神’许愿的。”

“有一点，我妈妈必然叫我——阿猫仔。你求求十二支——因为，利用我是童子手祈祷，够灵验。”

“公公对我说过甚么急时抱佛脚是不会好的。我公公定是迎了‘财神’回到家里，早晚供奉，象家里供奉的神……”

“我爸爸就不同呀，他要急急抓住‘财神’的脚，急急的想赚大把镲，好似唱龙舟歌的……做生意赚大钱，叮咚……叮咚……”

“唔唔，我细虾家里有冷气房，先叫‘财神’住冷气房，着靚衫、食大餐……‘财神’要‘叹世界’，一定想一样有一样。”

“……”

花了一段时间才轮到口吃的孩子插嘴：

“我婆婆……婆婆一定对着‘财神’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会说婆婆想长命百岁呢，抑或想发财，发财‘银纸’多多……”

“哈哈，锣鼓响……叮咚……”

“龙舟到嚟贺新年……”

“做生意又赚大钱。”

足足引起一阵又一阵的笑声，比之阵阵起落的炮竹声浪不会弱多少。

伯爷公也不会忘记敲起拍和的小锣鼓，乐得大榕树上有几只小鸟也吱吱喳喳的飞向高空呢。

“好了，好了。”伯爷公终于做了一个手势。“你公公想发财，他婆婆想发财，你爸爸想赚大镬……结果呢，还是我伯爷公扮‘财神’的做乞儿，是不是？”

“是因为伯爷公过新年没有放炮竹，”年纪较大的先发表了这意见。“人人都说，炮竹越放得多越好，越兴旺，求财有望……”

“这是迷信。”伯爷公一本严肃的说，“自己骗自己的想法……祇不过钱作怪，怪就怪在多了些钱的争面子，争色水，越放得多就表示不落人后……越是放得多求财有望……越兴旺的么？你回去问问你的公公：是不是三几十年前，大马路的大店头，在元宵节晚上六点多钟起，一直放三几个钟头，放到大马路有成尺厚的炮竹纸……到头来，这些大店头还不是倒了一家又一家，兴旺在哪里？哎哎，放炮竹救不了人，救不了没落的……你可以回去同公公说：人人如能够趁多些钱时修修好、少剥削、刻薄……这样的做，就叫做积……积……咳咳，比“迎春接福”的福易接，易积——回家

叫你婆婆多磕几个响头许下这个愿吧，听得懂么？”

“伯爷公讲古，讲古，我们懂得不多……”

“嘿，伯爷公讲古很难听……”

“……”

×

×

×

春节又来了。

今年不见伯爷公扮财神来么？

一个过路的老伯伯爱理不理的低低声透露一点消息：说是过去伯爷公过的是“非份诈取”的乞儿生活，去年底已给送到甚么收容所吃太平粮去了，事实是否如此呢，说的似害怕炮竹声的匆匆掩耳走过了。

可是，在元宵节前后，在这首善之区里，一些未上学的小孩子，突然见到伯爷公的出现，仍然沿门派“财神”红纸，但没有敲小锣鼓唱龙舟歌，更是有神没气的样子。有个较关心的大孩子问起纸糊的龙，他左顾右盼一下，才把手指指向路边的垃圾桶里去。

一九六七年春节应时而作。

名名望望

小小的冷气写字间，坐着几条有份量的大汉，模样儿都是面红耳赤的，要不是有些个因高血压而形成的，甚或是刚喝过酒的酒精作怪，则是闹过意见的可能性高，叫旁人看去就活似要苦斗的一盘蟋蟀，祇要有人插手去拿些幼细东西如丝发之类撩拨撩拨一下，叽哩呱啦的吵闹将是冷眼看看蛮有趣的。

“真气坏人，敲来敲去敲未通，”李经理却在忙着拨电话，盛气差些要比这写字间里的冷气还要凌人：“这混蛋接线生——混种小姐总是讲 *engaged*，如果是食吾头路，吾将炒……伊鱿鱼。”

“慢慢来！”老苏慢慢啜着汽水，有意是缓和空气的，“慢讲炒鱿鱼，这款广告镗，吾做财政有权打限打限……”

“吓，打限？报馆向咱们进出口公会收镗，不会寻到汝财政老苏厝里去，”利会长挺着意的喷着烟圈。

大家该知道，”一听这外江口音的华语，就知道李一文不得已于言：“报馆刊登社团贺词之类广告，大多数是先

收费的，我做副财政的也就随手付清了。”

“对对。”利会长把烟蒂‘嗤’的弄熄在水盂里，然后一板一眼的说：“当今，咱们有需要讲讲，是责任问题……”

“责任？”李经理连烟也不吸的抢着分辩了，“汝意思是……吾做正总务该负责？嘿嘿，撞着鬼，列公司电话久久敲未通，嘿嘿，公会电话又是呜呜呜……气坏人！”

“大概也有人打电话去质问座办，唉，座办难做。”李一文分明有意思再说说闲话。

“无难做，吾……渗社团几十年，大大小小渗有十个八个，说来无撞着今日代至事情……”

李经理说完，怕在座各位提不起精神似的，便分途劝人抽烟，于是，那浓厚的烟味漫弥着这小小的冷气写字间，仿佛刚发生过抛掷催泪弹的，害得那些埋头公干的财副对着这几条大汉有点蒙查查……。

“会长伯。”老苏拐个弯，“今日代至……吾先讲讲，吾无读甚么册，实实在在吾名——蘇水龜写不出，吾“沙烟”（签）仄祇写简笔——苏水圭。”说时把指头蘸口水往枱面画，“十万八万有锺领，无诮笑，正写蘇水龜实实在在有几笔几画，应排第几名？”

“对对。”利会长笑起来，“人，食生意饭，汝，吾……算在里边：算纸币比写字‘班尼’，对么？咱们名誉会长列老先生呢，伊做生意讲赚纸币，走社团讲要名声——排名先后是名声有关。但是，汝人看，当今列老先生大名排到几乎

押尾，还有，那个得宠细姨钟无艳，真真押尾，天大笑话囉，人人知道，当年钟小姐在列公司里做女秘书时，别讲伊名排押尾，就算无排出来也无所谓，当今就不同啦，伊名排到押尾，等于压低列老先生名声。这，这，将来免想名誉会长再出纸币——咱们的会要建新会所呀。”

利会长提出要建新会所的话，其中出钱的内定人物，列公司的列鹤龄先生正是财团种籽之一。

由于不大懂得讲方言，李一文插话的机会便不多，祇可打开当天刊登贺词的报纸算算那些大名的笔画多少去排遣时间。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李一文认为是一齣闹剧吧了。原来那位被贺的副会长水头家，本是一向安居在政府的组屋里的，碰巧那些组屋在政府大力提倡“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下，这就轻易的属于他自己的产业了。这“喜讯”亏得他在董事之间传开去，还想董事们联名在报上刊登“大厦落成”的贺词，使他水芋头的大名有机会排个大字印在报纸上，是值得慷慨的约定宴请董事诸公大涮大吃的，这么着，董事的大名也好出出风头，正合互相吹捧的一回事，就这样，刊登贺词的事竟然一蹴而成了。

这当子，会里的座办是个刚“履新”的学生子，根本不懂得这个社会是方呀圆的，祇本着有的是一手“书卷气味”，竟把贺词中的大名用笔画多少为次序的排了出来，在别的场合里，比如联合编撰一本甚么书，这手法或者跑得通，似是平易的，但在行帮社团里，大人物有的是钞票，要的是名誉

地位，谁的名跨过头了，是天大的损害，比业务上蹩了一交还严重……而座办就犯了严重的一着……。

兀的，电话声响起来了，李经理忙的拿起听筒，惹得利会长睁大了眼，财政老苏的嘴巴也劈得大大的。

“哈囉，是……您列老……大人有大量，这类事是……是落在吾做正总务……身上，是……是……是失职，不过，这个座办……太岂有此理！座办是副总务李三荐举的，太太……哦哦，再会再会。”

在不快意的情况下，电话挂断了。

“是名誉会长列老先生来的电话么？”利会长抢先问，分明是“装蒜”的边讲边笑。

“列老先生有甚么话讲？”老苏气咻咻的，“当然，镭……出镭有问题？”

“当今，不是讲镭，讲得太早……当今是讲名声……”利会长好象是对自己说的，“将来建会所是……”

是在这一忽，冷气写字间的门给拉开，走进两个年青人，都是李一文认识的：高个子的王小二是大发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另一个黝黑的王老玉，则由于老父退休，也刚当起新发财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重任。他俩也是进出口公会的董事，廿把岁的年纪已是值得吹捧的名人之一，这一来也该有“苗头”了。

“哈囉。”李经理最先招呼的。

“哦，世侄，世侄！”利会长堆着一脸笑意的起坐，一

一握手为礼，也照例请坐，客气的敬烟。

“今天是甚么大日子，你们开巨头会议呀！”王老玉坐下来先开口。

“嘻嘻，”李经理未讲先笑，“无讲是开会议，祇不过三几个人讲讲今日出报纸……报纸代至……”

“正是象李经理讲出报纸代至，相信两位世侄有看过……”利会长这刻是着意的说了。

李一文随手把刚摺叠好的报纸拿出来，也翻出那段登贺词的广告放在枱上，但仍保持缄默。

“是这款代至……代至。”财政老苏翻开广告指着列鹤龄的名字，对王老玉说：“汝人读册多多，大学生哗，算算，列鹤龄三个字有几笔几画？实实在在应排第几名？”

“哦，红毛字头应该是A B C D排起，唐人字该是百家姓赵钱孙……哈哈……我在香港时祇听过电影明星争排名，争到十分有趣，想不到……”

想不到王小二抢过来插嘴：

“你就觉得有趣，我哗，今早睇得好好，不到十点钟，想不到姑丈打电话来把我吵醒了，讲外边有很多人叽哩呱啦，吓得我一跳，以为闹出人命，我就想，懒得去管死呀活的，有钱便搞掂，后来到“乌必”办公，又接到不少电话，都是一样讲外边有好多人叽哩呱啦……”

“叽哩呱啦就是争排名出报纸，我老爹也同样接到不少电话……责备我去搞？”王老玉抢回头说说。

“哈哈！”王小二狂笑了，“请问在座各位商界老前辈，这款事应该是学生意人口吻‘争钱不争气’好？抑是一般性的所谓‘争气不争钱’呢？叽哩呱啦到底要搞恁呀！”

大家都“装蒜”不做声，事实，王小二说话的真意，大家都心里有数，但，过一会，利会长不得不说：

“唉，世侄，汝两人不愧是个大学生，讲得好好，笑得好好，不过，以第三者的眼光看看，汝两人应该有话讲，应该大讲大笑，因为汝两人排头二名，而别人排个末尾的，可气得‘哭父哭母’，代至就艰苦艰苦呢！”

“不过，不过，”李经理咯咯乾喉，“不过，做座办的‘马鲁’（刚刚）上任才会刊出汝两个大名：王小二呀王老玉。如果落在吾手头，吾当然写做罗伦斯王，汤玛士王，是对？因为汝两人在做生意时，所签名都是红毛化，试问，红毛化的名排第几名？恐怕不祇排第十九……”

“这个，这个……”王小二有点生气了，“你管不到是大名呀小名，我入会时用的名有权起用……座办用得对，用得好，外人管不到我两人在家里叫‘阿二’呀‘阿玉’，或者是日常签名‘罗伦斯王’呀‘汤玛士王’……”

“该轮到王老玉说吧，实在呀，无可争，无可怨，以姓名笔画多少为次序是最公道，好似我王老玉笔画多一些，就输畀我老友记王小二，排第二就排第二好啦，怨乜野？”

“世侄，世侄，风凉话人人会讲，但汝老爹王查某大名，当今排出来就比汝老友记王老玉阿爹王亚戇排头，汝老爹会

讲风凉话么？会多笑几声么？”

“这个这个，我返‘乌必’办公以后无听到，也懒得理，我现时不想越讲越离谱，我想重复再多讲讲：当今该是‘争钱不争气’好，抑是‘争气不争钱’呢？”

就在这一忽，电话声又响起来了，李经理又是忙的拿起听筒：

“哈囉……吾是李……刚好刚好利会长，老苏，李一文，还有王小二，王老玉，有在……好好……”

挂断了电话以后，李经理抖了一口气：

“列老先生说要来！伊在电话里又表示要再出报纸更正人名先后排法，也要座办负责几百扣钱广告费……这个真要命……”

“免惊免惊，”财政老苏又讲到“镙头”方面去，“伊是副总务李三介绍，李三做坐山，免惊免惊。”

“可是……更正广告……特别是更正排名……太笑话了，唔是讲镙头呀镙头，”利会长感慨地摇摇头。

“有甚么办法，有镙人讲话是对！”李经理有所补充：

“列老先生从来讲一句算一句。”

外江佬李一文也许呆坐得太久了，故意把臂肘碰碰王小二，王小二会意似的挤挤眉头才放轻口气：

“不错，座办是副总务介绍的，副总务李三是我的姑丈，广告更正不更正，并不是笑话不笑话，问题是应该通知介绍人对这件事征求意见，甚至也应该征求我老爹意见——我老

爹是永远名誉会长，创办人呀！”

“但是”，李经理再补充：“如果更正对大家面子有问题，列老先生曾经表示过要摊牌：不管座办是皇帝老子介绍，要执行纪律，整顿会务……座办就要炒鱿鱼，横竖有声明在先是试用三个月的，唔唔，列老先生又讲，当今等工做要食饭的人多多，祇要讲一声，甚么大大……大学生都有……”

“祇是……座办是副总务介绍的，副总务李三 是我的姑丈……”王小二似在念经的一逦喃喃着。

“嘿，老友记，”王老玉突然拍拍王小二的肩头，“你讲过，大家都听过啦！你老爹是永远名誉会长呀，创办人，但你忘记提提我老爹也是永远名誉会长呀，创办人呀！正是老友记的老友记啲！”

利会长听到点点头，也向李经理抛个眉色，财政老苏却舐着嘴唇，似乎迴味着这两个老爹正是财团种籽中的上好种籽，新建会所有了这些上好种籽，一定是建造得成的，想呀想的，他便在“镗头”上有好主张了：

“吾看，炒座办鱿鱼，似乎代至……更大，现时，小弟想到，为会，为大家面子，吾以为更正出报纸广告镗应该由会出，损失无大……保留座办好讲……小弟讲……无好势……大家平心静气，将来有大镗可收呀！”

“好，财政伯，”王老玉对着老苏说，“正好，今日代至，早早吾出门时，吾老爹叮嘱把事情搞掂，搞掂以后，如

果有人提到要筹建新会所，吾老爹讲是已经跟王小二老爹接头接头……彼此同意……”

“对对，我老爹同意：他俩老人家说将来筹款建会所，彼此都愿各捐出总数十分之一，可对？”

“唔唔，并样并样，捐十分之一——老爹讲过就算数。”

“所以囉，我想重复再讲讲！现时该是‘争钱不争气’好，抑是‘争气不争钱’呢？在座各位听得懂么？”

“晓听，晓听，世侄，祇是我做会长难做！”

“那我姑丈做副总务容易？介绍一个座办硬要刨头，等于刨我姑丈头，刨我老爹永远名誉会长的头！”

“所以啐，免讲刨头，有纸币免讲刨头，”财政老苏又看在“镗”头份上了，“小弟讲过，更正广告镗由会出，无几镗，将来嘛，将来有大镗可收，大家都有面子。”

大家正在面面相觑等候面子好过的一忽，电话声又把李经理搞缠过去：

“是是，吾正是……是，列老先生，形势唔对，吾看，讲摊牌……摊牌……唔唔，吾想，慢慢讲……唔唔，不过，别人手头……手头有一张牌……唔是小看，小看未使……唔唔，当面再讲”。

电话讲完，李经理把双手一张，有话向大家好说：

“还好，还好，列老先生临时有事要改天才来，不过，听伊口气，是……非摊牌不可……”

“咳咳，摊牌？大家要认真想想才可摊出去呀！”李一



利会长听到点点头，向李经理抛个眉色，财政老苏却抿着嘴唇，似乎回味着这两个老爹正是财团种籽中的上好种籽……



文好象闷在心里的话要爆肚了，“摊牌出去，外人看是天大的怪事，更正广告的排名先后也是前所未有的，不怕人家笑掉了门牙的么？咳咳，死要面子，其实有甚么面子可要，象我这个外江佬所知，外江佬有的小名的阿毛呀，小三子呀，南方人瞧得可笑么？而甚么臭头呀，查某呀，同样可笑，到头来，笑的是大家的名字都不够面子，跟排第一排第二又有甚么面子？”

“一文兄，这样看来，难道是，象你的大名一样——‘一文’不值么，可对？”李经理边说边点上一根香烟来遮掩脸上的痉痲表情。

“你问得好好，我的看法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也有每个人的身价，这是说，一文不值，或者比一文更值的，那要看人格呀学问，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有价值，才能评定所值的，而我们生活在这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所听到看到的衡量一个人的身份价值，是以财富多寡作准则的，那已经把入当作商品化去论斤计两，也当作‘行情’看，无论如何已失去作为一个‘人’的本身价值了，我是不敢恭维的，因此，有人以不同的看法，以为我自己是‘一文’不值才有了‘一文’的名字呢，那是在这个社会里谈‘行情’，我无话可说了。不过，我李一文叨光的是姓名算起来祇有十二画，排比起来，当然是占了别人爱面子的上风，已超过所谓‘一文’不值的价值了。”

财政老苏听到喉头似哽了骨的，忍不住挺一挺胸，然后

爽快的说得口水花喷喷：

“吾看，汝李一文先生无晓算纸币，神经无正常，讲三讲四……吾看，汝应该将‘一文’大名改做州府化——‘一扣’，一扣一扣算起来了，发达了，变做十扣，百扣千扣……万万扣，纸币累赘累赘，有话讲，有话讲……”。

老苏的话还未讲了了，大家都忍不住发出不尽同的哈哈笑声，竟把又响起的电话声掩盖了些时……。



一九七三年十月

遗产

难得的偷闲一月半朝，老细夫妇参加旅行团到欧洲吃风去。

老细处事周到：在出发之前，对这趟行程是极度保密的。那是怕旧雨新知纷纷为他俩设筵饯行，吃多了败坏肠胃，在旅途中的一对老家伙是支撑不住的，尤其是老细有高血压、糖尿、心脏扩张等富贵病，总不能轻视的，究不如静悄悄去的好，更可免预立遗嘱。

可是，老细夫妇欧洲吃风回来的消息，早就比黛丝颱风掠过南中国海的讯号告急还快，甚至有些友好在睡眠惺忪中已接到电话，说是今晚到哪一家大酒楼里参加接风的宴会，经理级的忙人更是被指定明晚在哪家豪华夜总会里联合洗尘。

“哎唷，一个星期只有七个晚上，但请帖就有十多张，推辞不得的……”老细婆对赏脸的友好打交道，私下也偷偷的对老细埋怨：“是你的面子累坏了，一旦吃多了，你要知道：饱死比饿死更辛苦呀！”

老细是个老于世故的生意佬，他绝不会象太太说的讨厌成份高于领情的话，他对宴请的盛意推辞不得时，挂在口唇边的，总是说了又说平淡中带有感情的两句话：

“太客气了，大家太客气了！”

这两句话就是当太太面前也有时反复的说说，那用意是叫太太做人存点忠厚，人家才会给你应有的面子。

“面子么，行情值多少钱一斤。人家向你老细巴结，看在你有财有势，你们说甚么，‘朋友有通财之义’，是在财字上着眼，在你上上下下的朋友，哪个不会打这眼色——你是百万富翁呀。就是，你家里的子女，哪个不会在财字上打这个眼色，装做孝顺吗，也不外是从这眼色出发。”

“好了，好了。”老细捺不住性子的说：“太客气了，大家太客气了，人家给你的是面子，如你不想领情，你就不参加好了，何必说东说西，几乎讨厌到出口。”

“我是好意对你老家伙说的，比如晚晚吃甚么红烧包翅，亏你吞得下那些炖得不够火候的鱼翅，吞到五脏六腑里去，简直象是吞了一大把牙籤，你老家伙胃纳得了；红烧乳猪吗，又香又酥脆，的确可口，但对你老家伙来说，好似叫你啖啖烧红的瓦片，你的肠胃肥炙得了？”

“太太，有得吃是福。你在旅途……叽哩咕噜甚么餐餐吃面包，又硬又黑的……餐餐啃柴皮似的猪扒呀牛扒，连菜根也没咬过——你早就口口声声叫苦，而你在旅途上埋怨没有吃过一碗白米饭……”

“那时候，我俩可能会饿死，一生没有饿过，饿的滋味是好过饱死……”

老细婆想到打冷颤，也想到言语不通要找点合乎东方人口胃的零食也没办法，只好让饥肠辘辘的在旅馆的睡床上翻来复去。所以，老细婆的说是“好过”实在是不好过的违心话，却给老细抓住了话柄：

“你当时饿得眼坦坦，说甚么‘在家千日好，出路半朝难’，早知挨饿，不要看禁卫军……甚么名胜美人鱼，情愿一下子飞返家，吃一顿咸鱼青菜白米饭。”

“唔唔，事实是事实，那时我饿得吞口水也有气无力。但你老家伙要知道：晚晚鱼翅呀燕窝，红烧乳猪……在有冷气设备的酒楼吃喝，不会流汗，又是乘电梯上楼，出门坐冷气车……不会劳动双腿，回到家里，倒头便睡在冷气房里，这简直是象北京填鸭式的填饱你老家伙，也似餵猪的把你活活餵坏，有一天，你会知道：饱死实在比饿死更辛苦，更容易……”

“太太，有得吃是福！如今，我是在家里了，即使是生病，摇一个电话找常年看惯了的医生，医生知道我不能吃哪种药，打哪种针……大不了进了医院去，我懂得多种方言，对医生，对护士，甚至杂役……我言语打得通……你呢，饿坏在欧洲的医院里，言语打不通，好象一只鸡对一只鸭，不同声当然不能相应呀。”

“好了，好了，吃得是你的福，我不过好意的劝劝你

吧。”

“太太，人家太客气，太客气……所谓‘人非草木，谁孰无情’……应酬，应酬也是界面。”

俩老的噜嘛，是坏主意，是好主意，有时要看那一方的着眼处是好是坏才能断定。比如说，俩老这趟的参加旅行团到欧洲吃风去，是老细发动的，说是东南亚国家好些地方的名胜古迹，由于业务上的关系，到过游览的已不算少，熟落的地方进进出出有如家庭主妇下厨，乘飞机有如普通人坐巴士那末惯常代步，而老细婆也跟踪去过不少地方，作茶余酒后谈笑的也见识不少，比如峇厘少女……峇厘是旅游的天堂……

“到欧洲去便不同了，那边的金发女郎……”

“也是跟我一样：有手、有眼、有脚的女人。”

“金发是金发……还有名胜美人鱼，水乡之国……”

“我不去，我连A B C D……不懂，我怕……”

“哎，你真傻，参加旅行团去，人家有领队……大伙儿一起去，旅途有伴，怕甚么，出门远行，多看看风景人物，多增加人生见闻，眼界不同了……也就值得偷偷闲……何况，子女们都可以管理业务……即使财务未能尽量对子女们放手信任，也只是一月半朝的离开，不会影响业务上的大局，趁俩下还未到垂暮的余年，换句话说，可走动时便走动，是好事……”

象这样的一段话，确乎打动了老细婆跟着大伙儿走。

“哎唷。”回来时，老细婆就声声诉苦：“走呀走，真的象是逃难一样，也正应了俗语说的，‘使钱买难受’。走呀走，有时又象一群鸭的被人赶走；偏偏自己是言语不通的，怕的是走失了路流落异乡做乞丐，就只好跟着大伙儿走，走呀走的，两条腿不象是妈妈生养的，回到旅馆里，真想倒头便睡，想不到偏偏来一个消息：到夜总会去。”

经不起新奇的诱惑，老细夫妇也便跟着大伙儿走。

“哎唷！”老细婆绘影绘声的说：“那里吗，我戴起老花眼镜望去，约约莫莫见到几个三分象人，七分象……象当年我的媳妇惯常跟三几岁大的孩子集体洗澡，光秃秃的……阿弥陀佛，我回到旅馆里把毛毯子盖过头，紧紧的闭上眼……阿弥陀佛……”

半夜里，身边的老家伙却大发开口梦：

“好呀！好呀！”

根据相传是唐太宗说过甚么‘老尚风流是寿征’的征象，老细跟着大伙儿走不会叫疲倦，却会叫好；即使不算是寿征，也可说是‘老当益壮’的实情，怪不得当时被他的开口梦吵醒的太太，狠狠的把手向老细的耳朵扭过去，有如上钟炼那么着力。

“你俩老还要要花枪吗？”听的忍不住笑说。

“哦，老细的耳给扭长了，耳珠还有瘀黑的痕迹呢。挖苦的说得煞有其事似的。

但，这总算是笑话，也是每个外出吃风回来应有的虚虚

假假的笑话。

“还有不是笑话的笑话，”老细婆一本正经的说，“有一趟，我经过路边的甚么摊子，象我们这里的南印度人摆的，摊子里有香烟、糖果……以及部份日用品之外，尚有报纸呀花花绿绿的连环图画，而那里路边摆摊子的花花绿绿册子……吸引了我的好奇视线，我便驻脚顺手去翻，一翻，再翻，一册又一册，看过要洗眼的妖精打架……我的天呀，我疑心自己做梦，梦入神怪的地方，我马上眯着双眼，紧紧的靠老家伙的身子支撑而走开，但老家伙的双手偏偏忙于想象得到的授受动作，偏偏又在膈肢窝下夹着一叠……我不敢再想象那些册子，妖精……花花绿绿的……”

那一晚，老细倒没有发开口梦，却是不时的嗤嗤笑，笑得相当肉麻当有趣似的，也正符合了‘老尚风流是寿征’的征象。

“唔！”老细婆一提起这桩不是笑话的笑话，便义正辞严的说：“一是一，二是二，吃风去，我顺了老家伙的好意。但，回来时，老家伙要顺我的意：万万不能随身夹带这些妖精……花花绿绿的册子；我是拜佛的，阿弥陀佛。”

当时的老细应了个诺：

“太太，眼界开了过过瘾，还有甚么瘾，象我几十岁人！”

“就是不相信你几十岁人不想吃腥，更不想吃饭！”

“吃腥？吃饭？哈哈，咸鱼、青菜、白饭……你我正

合口胃的——请你不要多心吧。”

“你才多心也花心呢，几十岁人不作养生之道想，一味只想色、食，一味叫好，一味嗤嗤笑……想色、想食……更是拼命晚晚大饮大食……”

“太太，太——太——客——气——了。”

老细再不会嗤嗤笑了，躺在床上，先是有气无力的叫太太，叫的原意是不大了了的。接着是力不从心的说客气话，说得断断续续微弱如游丝……

这是家里发生的事。

老细确是吃得太多生病了。自然，老细婆摇个电话去找惯常为老细看顾身体的医生来，怎晓得这个医生不再习惯的给老细吃药、打针，只说这老家伙吃坏了，多种毛病迸发了，非赶快送进医院去不行。而平日自恃懂得多种方言的，到这刻连自己的口谈也说不出半声，只管比手势：一时是竖起两手把拇指和食指勾搭成不等方形，好象比的是箱子，也可以形容做纸张；一时又只单独伸出手来把拇指和食指构成挖空的厚叠状，这倒难索解，岂是比做这趟吃风去花了一大叠钞票！

万想不到这老家伙虽有风流之想，却是没有长寿的征象，更是病倒不能吩咐甚么家产，比如橡胶园、洋房、地皮、股票、定期存款手摺……

老细婆和子女们巴望比手势的会清醒过来，免得她跟子女们急得欲哭无泪，也无谓浪费时间推三想四，好象推想这

手势比做不等方形，有九成是指银行的保险箱样子，打开那箱子便可知道挂沙纸上註明遗产怎样分配，现在不需先存有你争我夺的念头了；作厚叠状的不是股票，便是不动产的牙兰纸，大家有份，一定有指定均分的。

等到比手势的已经手脚伸直了，但体温尚未到冰冷程度的一忽，那些哭不出眼泪的眼睛，却同时为财产这股魅力打出不同想法的眼色，更是七手八臂的抢先翻动垫褥和软枕，而在分头找寻想象中应得的遗产时，竟在软枕底下发现了一厚叠长方形的花花绿绿册子……

“想不到你随身带来，如今死不能带去，真是前世……你……”

老细婆紧紧眯着眼睛，几滴被眯出来的泪水恰恰滴在花绿绿的册子上，但也很快便给几只准备来争夺遗产的手争先抢光……。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



「想不到你隨身帶來，如今死不能帶去，真是前世……你……」



捞 起

何家里里外外洋溢着春节的热闹气氛。那只叫做吉利的小黄狗，一直乖觉地嗅嗅进出何家门槛的人。祇嗅嗅而已，没有乱吠，而且那条尾巴比平时摆得更起劲，好象它也是春节享乐的成员之一。

“吉利，吉利。”

茱迪那妮子从屋里走出来，捧着一罐相当标致的罐头，一边打开那罐子的盖，一边呼唤着那只小黄狗，等到小黄狗跑近时，茱迪丢给它一块饼干似的的东西，还打着唆使它吃的手势，可惜吉利不卖情的很快便走开，又去玩它蹦蹦跳跳的摆尾节目了。

这当子，铁栅门旁有个象山芭妹打扮的女孩子，挺怯生生地盯着那块被抛弃的饼干似的的东西，自然而然的插一支食指吮在咀里，到了情不自禁引得一丝口水直垂出来时，她才着力“啜”回咀里去。

“爸爸……罗帝……”那个山芭妹打扮的女孩子在唧咕着，刚吮过的食指向咀角一拖，脸上象给打了一个不完整的

问号，“……罗帝……”

她爸爸是个面包贩。她懂得面包就是“罗帝”。许多时她也知道饼干也有人叫做“罗帝”。然而，“罗帝”不一定是面包，正如她眼前的饼干似的东西，许多时她知道饼干只供人们吃食的，事实上，饼干不一定祇供人们吃食。如今，外公家里的小黄狗是吃食饼干的？可能表姊茱迪开开小黄狗的玩笑？小黄狗偏偏不卖情？也可能是吉利这只小黄狗吃饱了好几个孩子丢给它吃的晾肉干？这十多块钱一斤的晾肉干它吃了一块又一块，够饱了？……

她私下没吞了一肚子口水。

“哼。”茱迪表姊使性踏碎了那块饼干似的东西，还指着吉利在骂：“好，红毛‘罗帝’……厌弃，我叫妈咪连牛肉也不买给你吃。天天吃一两斤牛肉太开胃……”

山芭妹打扮的女孩子听得牙较也酸软了，打低了头连望望茱迪表姊的勇气也没有了。茱迪呢，她若无其事的对着其他的孩子数说这只小黄狗近似娇生惯养的不是处。好象，在较早的一个年头，那时是家家户户放炮竹的，人家正高兴这毕毕卜卜的炮竹声，它吉利却躲在屋角呜呜声颤抖。后来，表哥阿德开它的玩笑，偷偷的把一串小鞭炮绑到它尾巴去，着火了，毕毕卜卜响了，想不到这小小的鞭炮累到它大大的撒了一场娇，据爷爷说是爆伤了，让它在医院里躺了几天，花去爷爷好些医药费。爷爷似乎也肉痛了，以后便禁戒孩子们搞这一手。想不到往后也没炮竹可放了，吉利从此安心摆

尾了，疼爱它的妈咪还跟它在颈项间打个红綵带蝴蝶结呢。

“爷爷来，爷爷来。”

兀的，有个眼利的孩子指着门外。门外的柏油路上正爬着一辆四平八稳似只蟑螂的大车子，爬得很慢很慢，好象这只蟑螂年年月月叨扰在邹厨的灶披间，甚么油腻脂肪享受得过份了。爬的动作也自然迟钝了，迟钝了。停下来了，“勃”的疴出了一粒臃臃肿肿似蛹的东西。

“爷爷来，爷爷来。”

臃肿的爷爷果然来到门口下车了。他老人家正在不停地抹着额角和颈项间的汗湿。这，要不是车子的冷气系统有了不够冷的毛病，那就是爷爷的汗腺排汗比水多。水是财源，财源的水……

“爷爷，爷爷。”

“恭喜发财。”

“公公。”

“公公。”

里里外外的孩子都差不多拥出门外了。这些孩子，简简单单的随便数数，说少的也有七八个。叫爷爷也好，叫公公也好，总是家里人。家里儿孙满堂是好福气，在这一年一度的新年大日子里，象这样的好福气的一家人能够欢叙一堂，是乐事，喜气洋洋的乐事……

“都到齐了么？”臃肿的爷爷边行边问。

谁也没答腔。

是的，象这样的发问，到底不是孩子们可能答得出，而发问的似乎问得太随便，应该跑进屋里看个究竟后向懂事的人们问才对。但，唯一可问的老太婆，相信这光景还在庙里烧香……

“拜拜，拜拜，一天到晚……是依神，不是拜，大炷大炷香、烛，是对菩萨行贿……”

他何头家边行边抹汗湿，也很容易想起了今早出门时对老太婆说过的一番话。

“是人日嘛，人日是众人生日的日子，应该在菩萨面前磕个头，许个愿……”

“磕头就磕头，许愿就许愿，够了，何必备这么多香烛叫菩萨受私……”

“一年一度，对菩萨也应该似你对人，人呀，何必过年过节买一大堆礼物篮，送张三，送李四……”

“是生意经嘛！做生意有做生意算盘好打……”

“……”

这一刻，客厅里正在有人对话讲打算盘的生意经，他何头家在大清早跟老太婆晓舌的余波，似乎有人无意的顶受过来。这么着，他放慢了脚步先听听是否老太婆加油添酱把今天的节日增点味道，抑是——

“……是……我意思是‘家无读书子，功名何处来。’所以，读书才有出头。所谓‘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是对！”

“吓，你说全家食猪肉……”是老太婆的疑问。

何头家已经行近对话的身边，忍不住哈哈大笑：

“食鱼生是真。太太，今日是人日，食鱼生。你拜神拜好了么，还是早点动手弄一味行运鱼生吧！”

“唔，”老太婆起身下厨去，“为你食鱼生，我去拜神也早去早回。好了，你跟阿张谈谈好了。”

阿张是何头家的大女婿，是在一家老式的汇兑莊做了几十年“汇兑主任”，是个老实人，老实到正象俗语说甚么挑担粪便也不会偷吃的。也说，他有“针鼻削铁”的打算盘法，例如，有人汇款時計得尾数是一占二五，他定是向那汇款人收足两占；反之，找余尾数予客人假定是一占七五，他给客人一占算了。这样的经年累月积算起来，深得上司称许他“丝忽不苟”，他也当作“精明自赏”得以稳抱这只饭碗，而且有成绩可稽考，现成的是他坐过的木板凳，由于污渍及人体的甚么气味经年加深之故，作算为社会寄生虫的“木虱”便麇集在这木板凳的边缘；也是经年厮守的关系，他一点也不觉得这些“木虱”跟自己相依为命地生活下去，直至他跟何头家的大女儿掌珠结婚时，他的上司代这“汇兑主任”坐一天半天木板凳，登时几乎给“木虱”针穿了屁股，才换一张织藤的有屏椅子给这位“汇兑主任”坐，这织藤的有屏椅子坐到如今“汇兑主任”的儿子要进入大学攻读时，藤眼已成为一个大洞，连屁股也差点没给泻跌……

跌跌盪盪的跟丈母娘谈起了儿子读书的事，谈起了读大

学的负担，决不是他惯于“针鼻削铁”似的手法应付得来的。要不是谈呀谈的碰上丈人老头的回来，他阿张可能向丈母娘进攻借一笔……

“……是……是……我意思是……”他囁囁的向丈人老头试探地复述。

“张，张，我知道你想也想物，想东想西，想供儿子读大学，是读大学么？我看你还是免想吧！你先想想自己坐‘木虱’凳的，你想想，你是知书识字，算做‘汇兑主任’，大是大，坐大位！但是会发达么？我老何识个屁字，如今，你瞧瞧，嘻嘻嘻，钱、势、名誉、地位、嘻嘻嘻，谁也看不出我老何识个屁字。我看你还是免想供儿子读大学吧。不是我拆你的台，你会相信，我老何今天想出二三百块钱请大学生做工，明天登报纸，后天便有多多人上门应征，大后天要用几个便有几个大学生乖乖来做我的工，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读大学会有用么？唉唉，张，张，你说‘家无读书子，功名何处来’，也说‘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都是该洗脑的，还是今天人日食我的行运鱼生好。”

何头家望着大女婿阿张。这老实人的确老实，老老实实的二三十年来坐守着自己的岗位，安如磐石。是磐石，年富力强的，的确确实象不怕风吹雨打的磐石。正因为是象不怕风吹雨打的磐石，大女儿掌珠才看中了他，这磐石也结成了矢志不渝的夫妻生活，他何头家心愿已足了。可是，经年累月，磐石终归是受风吹雨打的，到如今，渐渐的呈现着嶙峋

峭削……………瘦减了，须发也花白了，背也佝偻了，比起他老何自己差劲了，不论从正面或侧面对比，他老何的样相合该是个女婿，张呢，是丈人老头了，唉唉！

“新年头，别想三想四，食过行运鱼生再打算吧，张。”

在人日里吃“鱼生”，是一种地方性应时好意头的吃食，活到老的何头家，却是去年给友好请吃食了一顿才兴起的。也许，过去一年来生意顺利，财也发了不少，所以，早就特意对老太婆商议：别人家在春节期间任何一天食鱼生，他却拣个人日的好日子，并且决定在家里自己动手来搞，也特约三个女婿“阖府统请”以示隆重其事，时间也铁定在中午，这是去年请食的友好所下的定义：人日中午吃食行运鱼生，行运如日中天……………

何头家所理解的如日中天，是中午吧了，中午这段时间，做“汇兑主任”的大女婿阿张，是午餐的时间，当然是方便来参加的，二女婿陈大的时间更是绝无问题，因为，陈大是开酒铺的，从他祖传下来的酒铺是祖传独脚戏的头家，打杂，店员，从来是一个人双手包办的，稍稍有点换班似的时间，算是吃饭、拉屎，由他陈大的妻子就是何头家的二女儿玉珠看管一下，学校假期时是由儿子阿德顶替吧了。而说真的，阿德才是这间酒铺的接班人呢。时间上成问题的，却是三女婿小陈。唉唉，不说也吧，这个挺没出息的家伙，人倒十二分勤力，勤力到几乎一天之中有二十小时在外边混，老太婆早就看出了小陈温食艰难，时不时对三女儿爱珠手边

塞些钱给他做生活费的挹注。可是，小陈这家伙相当硬性，从不接受丈母娘这份好意，所以，今天中午这段约定食鱼生的时间，可能不会到的……咳，咳，小陈这厮，打从他那间面包店被大火烧掉了以后，多少年来，一直踏脚车卖面包去，也一直有着自卑感似的不敢攀登丈人老头的门楣，即使是过年过岁，也祇见爱珠带了那个山芭妹打扮的外孙女来，也只管说小陈自顾做生意温食不得空。其实，不见得新年大日子里，人家还有胃口吃这些“罗帝”……

何头家着呆似的跟大女婿阿张对坐。阿张呢，双手捧着面颊也没做声。

沉默。

何头家又想起了。

也是个把月前的事吧，爱珠回娘家对老太婆哭诉，说是小陈一向踏脚车沿门卖“罗帝”都相安无事，想不到那一天被抓……无小贩牌照阻街贩卖……叫丈人老头做个保……后来，他何头家没有做甚么保，却是凑巧得很：家里刚雇木匠专工做成的白鸽笼嫌它不够大方，便轻易地修改一下移赠给他小陈代替被充公去的“罗帝箱”，又再安装在一辆新的脚车后去温食了……

“嘿！”

蓦地，何头家醒起刚进门时，似乎见到铁栅门旁有个山芭妹打扮的女孩子。那是小陈的女孩叫妹妹仔的。问问妹妹仔吧，她的爸爸在中午时分会不会来……这妹妹仔倒天真可

爱的呀。

“不知道，不知道。”被召进厅里的妹妹仔说岔了：
“公公，我家金盾多金，金盾多多。金光闪闪的金盾……”

做公公的笑，哈哈的笑。

是的，不只一次，妹妹仔比手比脚，比说他家里有不少金盾。哎唷，说穿了，原来是小陈做生意用的一占辅币。小孩子天真无邪，那会晓得金盾是怎样得来的。就算是小陈吧，他懂得面包批发价每磅降低一两占，也就是切成薄片的面包可多赚这一两占……是一两占呀，怎比得起生活费高出一两占的倍数，所以，这个勤力的小陈，即使一天二十四小时沿街贩卖，也追不上生活费……。

“二十四小时，”妹妹仔听公公这样说就屈指头算算，
“公公，我睡觉时，爸爸还没收市回家，等到我早早起身时，爸爸又出门搵食去，直至我放学回家，没见过爸爸一面……老师教我见到陌生的客人，首先要有礼貌的问问：先生贵姓名。所以囉，今年初一，我见到爸爸破例的没有出门搵食去，便对着爸爸这陌生的脸孔问：爸爸贵姓名……爸爸说：我傻，还刮我一记耳光。公公，你说爸爸对！”

“哈哈……”

公公笑，捧着面颊的大姨丈也放手笑。难得的有个孩子听到传了开去，大家也拢在一起拍手呵呵笑。大表哥阿德更是抢先进客厅边笑边做摹仿的说：

“爸爸贵姓名。”

哈哈，哈哈。

妹妹仔哇的噙着苦喉。

“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人到齐了么？食鱼生，食鱼生——都到这厅堂来。”

何头家以一个尊长的身份收起了笑脸、随也制止了嘲笑的不先不后，老太婆也出现在客厅里。

算一算，到的人缺少了小陈自不在话下，阿德代替他的爸爸陈大，也是顺理的。人日大日子，饮酒食鱼生的人特别多，卖酒的生意好，非陈大亲自掌店不可？

“呀，太太，阿猪，阿狗呢？”何头家抓抓脑袋，“家里人，偏偏……”

听到阿猪阿狗的名字，妹妹仔竟是破涕为笑，为的是阿猪阿狗是妈妈的弟弟，妹妹仔叫做舅舅的，但平时在家里，妈妈一提起这两个舅舅的名字，总是以“大赌鬼”“小赌鬼”叫起的，这也是说，阿猪阿狗这两个名字，可以用“赌鬼”代替，而也一提起“赌鬼”的名堂，便是指阿猪阿狗的——怎不叫妹妹仔窃笑呢。

“几天来，影也没瞧过。”老太婆咯着干喉，“新年大日子到外边溜溜，谁会象你老怪，偏偏在家里搞甚么食鱼生……”

“他俩兄弟……从小都是被你宠坏的宝贝……”何头家埋怨了几句，瞧瞧老太婆没有甚么反应，口气轻了：“你不管教儿子的责任么？好了，好了，他俩兄弟……管他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好意头哩，行运鱼生！大家来捞鱼生，行运，行运。新年头，作为家长的我，我想大家捞起捞起……”

“算了，算了，阿猪阿狗没有参加，算他俩不想捞就是了，你老怪捞你的好了，有甚么大不了……”

何头家听到老太婆的话愈讲愈离谱，马上给气得面色变青，变红……可不是么，自己辛辛苦苦创的事业，时时刻刻都倚望阿猪阿狗兄弟俩是个好好的接班人，好好的捞，同心协力的捞，捞起，捞起，捞得老头的事业更发扬光大……可是，如今他兄弟俩偏偏被宠坏……

“爷爷，他……他……”

向来，以口齿伶俐见称的女孙茱迪，在何头家气恼的一忽跑进来，还指着门外边……这使得何头家很容易想到阿猪阿狗会回心转意的，他……他俩毕竟是个接班人，珍惜老子创业的不易，他……他俩……

可是，不一会儿，进门的他……他是二女婿陈大。这个一年到晚坐守着酒铺的中年人，也许是坐的姿势不正确导致机能变化，或者是静脉扩张……使到他走起路来似只企鹅的步步踏实，也叫人担心会平地倒下去的……还好，旁边有玉珠伴随着呢。

新年里，大家见面了，少不了客客气气的来一阵子“恭喜，恭喜”招呼声，这正可改变了何头家的脸色，然也使到何头家感到意外的问问：

“你跑得开？今天生意怎么啦？”

陈大被请坐以后，便泰然自若的说：

“本来吗，人日卖酒的确好生意，跑不开的，所以，我早早派阿德来。不过，我随后也听到一种消息，说是日内又起酒税了。起酒税是个好机会，也是说，少卖几瓶反而多存几瓶得多赚些镗……我便做了半天生意索性关门来……”

“哈哈，”何头家也几乎破颜为笑：“陈大，不是我说你甚么的……你的酒舖祖传下来，祖传的做生意手法，祇不过是巴望逢年逢节多做几占钱生意，逢酒税起，多赚几占钱酒税……这等于说抛罟撒网捞的是大鱼，而你祇是守候在池塘边捞你的虾仔鱼仔，祇配做马来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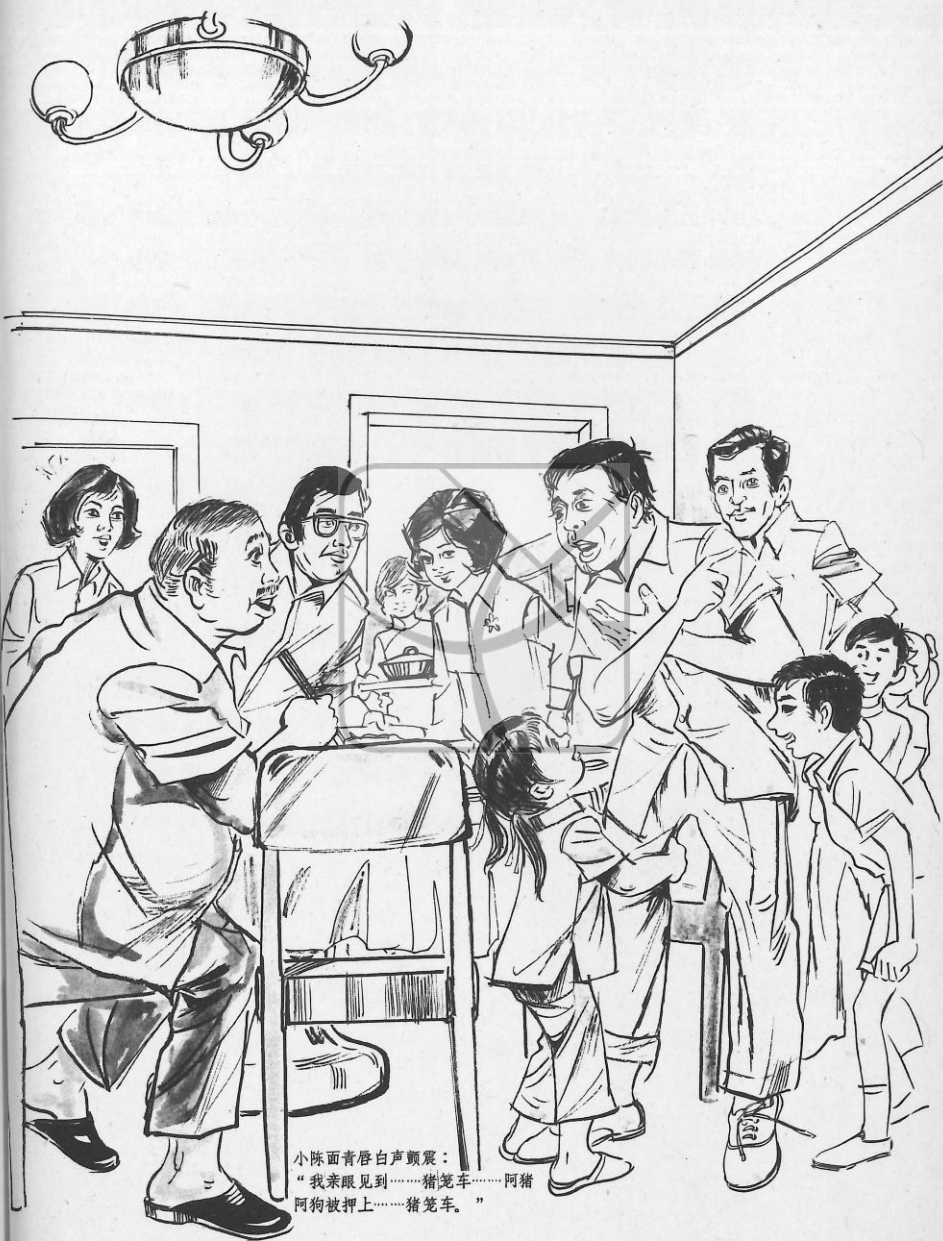
大女婿阿张苦笑一下。

“张，张，你也祇晓得‘针鼻削铁’，有理是有理，但不会发达！我老何么，做生意是有做生意的手法，做生意想发达，想做得大，脱不了手段要辣，心头要硬，不要顾忌多多，除了好事以外……”

“好了，好了，鱼生弄好了。”

老太婆捧来的鱼生也催促着大家就坐，何头家却一直有兴趣的说个不了：

“就比如说食鱼生吧，取意是捞起，大家行运捞起，捞得风生水起！你把箸，我把箸，捞呀捞呀，捞法不同，但，大家都要捞起，对呀，但要知道，要捞就捞，不要客客气气。……”



小陈面青唇白声颤震：
“我亲眼见到……猪笼车……阿猪
阿狗被押上……猪笼车。”



又是在这一忽，口齿伶俐的茱迪又出现在厅门边，还向外边指指点点。何头家眼快，看到外边的是小陈。唉唉，这十二分勤力的家伙，可是赶来食鱼生，跟丈人老头一同捞起，那是好的一个新年头的开端，大家捞起！作为家长的正是心想事成的好意，但，再看看快要跑进厅堂来的小陈是气噓气喘的，看样子似又犯了无牌照小贩……这趟免不了求求丈人老头……唉唉，干吗小陈不转行，不想捞起……

“呀！”小陈面青唇白声颤震：“我亲眼见到……猪笼车……阿猪阿狗被押上……猪笼车……是赌钱……抓……抓……抓……”

抓脑袋的是何头家，也声震震：

“那……阿猪阿狗……咳咳，真不想捞……”

妹妹仔望着声震震的公公，却又捺不住性子的揽着气喘的爸爸的腿子：

“爸爸贵姓名。”

厅堂里外的孩子都笑呵呵……。

吉利这只小黄狗随声乱吠起来。

丙辰·龙年·稿
(一九七七)

层 楼

昭君怨 题记

昨夜楼头猫叫，小说题材来了，
隔壁老姑娘，费思量，
尽管家财千万，慾壑难填闺怨，
守着四层楼，懒梳头。

雨季。

天色低沉的日子较多。在低沉的天色下，这层楼的厅堂份外昏暗，好似老佣妇阿二穿上禦寒的夹衣，兀的使她那把年纪老了十多廿年，衬上那套古老的酸枝枱椅的摆设，则又增加了阴沉中的寒意。堪称艾丝的那匹暹罗猫挺怕冷，老是蜷缩在牆角，爱理不理的睁睁那双金丝眼，也懒得猫猫叫，它那身缎色的黑毛在快要靠近入夜的辰光下，显得特别黑黝黝。

闲来没事打发日子，老佣妇阿二总爱穿针引线砌花被。那是把各式各样的小幅碎布，逐一剪成菱角样缝成图案型的被面。是废物利用也是迹近绣花那种民间手艺。阿二倒有一

手好工夫，跟绣花同样得人叫好的。可是，近些年来，毕竟年纪老大了，许多时在穿针引线时，每每自怨老花眼视力不济。好象在这昏暗的天色下，即使挪到厅堂前打算当空借借光，也免不了一脚踩得蜷缩在牆角的猫呼痛窜走，阿二的老花眼镜也差些给吓跌了，也穿不了针呢。

“畜生，你……”

阿二几乎冲口的骂，但也很快的熟性想到它是这层楼里主人大姑娘所豢养的爱猫，是最亲昵的伴侣，谁也不能亏待它的。许多时，特别是在天色阴沉的午睡好时刻，它艾丝总是迷恋在大姑娘的暖被窝边旁，让大姑娘的手摸呀捏着它的缎色黑毛，便彼此睡着了。这一刻，纵使有人过访也不能打扰呼醒的。

“对不起，我家大小姐出门去，请你改天才来吧。”

这是成规的回答。

也是成规的，对到访的人客一定要称呼这层楼的主人做大小姐，在层楼里则严令叫做大姑娘的——那是万万不能搞错。是的，阿二在这层楼里做了一辈子佣工，也相处过好些专职的佣人，好象管厨房膳食的“大司务”，伺候大姑娘起居的“近身”，处理琐碎家务的“打杂”，甚至祇管天台种花剪草的男工“花王英”——那个似女人名字而说话嗲声嗲气，很得大姑娘宠爱的“女人型”——也一定要遵守这成规的称呼，否则，不管工作怎样称职也免不了撤职的。原来，这层楼主人的大姑娘上代的祖公是做过有顶戴蓝翎的甚么

官，爸爸却是过番做生意发达的。以前哇，做官的家里有未出嫁的女儿一定要尊称做“小姐”的。大姑娘的叫法，那是因她排行是长女，论辈份应该从大叫起。所以，在家里才叫大姑娘，也是含有“姑娘十八一枝花”的美意，好让姑娘呀姑娘的叫起，永远把她叫得象花一般的青春娇艳……尽管她的弟妹都婚嫁了，而大姑娘这枝花永远是青春不老……如今，这些称呼似给时间冲淡了。挺称职的佣人也无职可守。阿二呢，由“打杂”升做“近身”……如今，也祇落得跟艾丝厮守……如今，天台的鳞苔挂得深深厚厚，已重重叠叠沿着牆壁生长下去……”

“你，你帮忙我穿穿针吧，大姑娘！”

这是不得已的央求，但，大姑娘这老处女的脾气跟天色一样很难捉摸——总是象雨季的低沉日子较多。有时，阿二的央求不便强求了，她也该自量老了，对人对事也不该苛求了，要不，有一天饭碗给打破临老没人可怜。可不是吗，想当年他做伺候大姑娘起居的“近身”，那时的她有一根油滑的辫子，长长的拖到与熨得闪光的白竹纱衫尾看齐，配上水磨般嫩滑的脚跟……是个俏女佣，这俏女佣送大姑娘上学堂登马车时，她那双珠皮拖鞋跟车头的黄铜车灯相映争光，顿时使得路旁的黄包车夫抹眼又抹眼的斜视过去……两匹马的马车橐橐的飞跑过去……过去……如今，摸摸自己那头椰衣似的稀疏白发……脚踝由于静脉曲张变成象脚……老花眼视力差到连穿针也朦查查了。

“艾丝你……”

穿针穿不成的眼见艾丝不念给踩痛似的又缱在自己的脚跟前，缎色的黑毛揩得脚痒痒的，唉，这畜生真作怪，似是有意撩动撩动的。是的，这猫儿在阿二的心目中，要是变做一只公鸡可就有了苗头了。可不是么，在她阿二的乡下，有些过番的人要讨一房乡下姑娘，往往看中一只公鸡代新郎拜堂，然后让姑娘过番做新娘……这层楼里的大姑娘，一来是世家女有这层楼做装嫁的，在州府地方找个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毕竟是一件难事；二来，大姑娘的姿色比起……哎唷，比起艾丝的猫样差不了多少……这就使大姑娘守着这层楼过岁月……要是，这猫儿变做乡下来的公鸡，雄赳赳的公鸡，振起斑驳的羽毛，喔喔喔的啼醒大姑娘……长伴妆台，调脂匀粉……天成佳偶……不消说，是这层楼的现成主人了，阿二该识相的称呼了：

——头家。

阿二想七想八的想开去，放眼望望上下四周，可没半个男人样也嗅不到男人的气息，更不争气的偏偏艾丝这匹猫祇会在层楼上上下下叫春，许多时，叫得大姑娘藉口失眠睡不着，在三更半夜里叫阿二拿棉花去给她塞耳朵，也发乾脾气的几乎把垫褥蹭破了呢。

“有时，看看书以外，绣花也可以打发失眠呢，大姑娘你试试看。”

在大姑娘的床头的确有许多花花绿绿的红毛书，阿二是

盲字也不识一个的，实在无法知道这些书的内容会不会疗治失眠……还是绣花费眼神有效……那是女红，是女儿辈闺房的份内事。阿二是个没有出嫁的自梳女，彼此都是女儿身，虽是身世有太大的差别，但祇要有说有笑，一边绣花费眼神，一边替大姑娘穿针引线，那时候，阿二是个年青的俏女佣，就算在更深夜静时绣花从没眼倦，也没有引线不过针眼的毛病，甚至打呵欠也少有。相反的，在过去的岁月里，彼此也正是“讲古仔”的所谓“二八年华”的日子，而这层楼里的大姑娘，正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常常搞甚么生日舞会啦，圣诞节聚餐会啦，新年团拜啦……每每把阿二弄得象走马灯里的人物一样走个不停。上上下下走个不停，实在比在三更半夜里教绣花还难过……为的是，这层楼是旧式建筑物，没有升降机的设备，除了楼下层是停车专用以外，二楼和三楼正是集会的场所，大姑娘的香闺是在四楼，四楼的上面是天台花园……这旧楼每层准有十多呎高，要是一天到晚的走上走下，阿二可差些没有活活的走个半死，要命的，挺挺吃力的……

“是高楼，陪嫁的高楼，谁能够高攀！”阿二偷偷地泄口乌气，瞧瞧没有半个人影又自言自语：“大姑娘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嫁不出，老了，老了，唉，可怜的老姑婆……”

就在朦查查的视力下，大姑娘的样子出现在阿二的眼前，这老姑婆那些曲髻的头发是染过的，在阴沉的天色下骤

就在康查查的视线下，大姑娘的样子出现在阿二的眼前……





然望过去，还能辨认出灰白的底色，秃顶的部份虽给加工的几根发平铺过去，但也恰恰构成一个藏蛋的雀巢似的，那是遮掩不了蹉跎岁月的空虚，窝藏不了难以排解的老姑娘苦闷，而刚抹过粉的脸在没有表情的平面看去是匀称的，但表情稍微变化时便似刚抹过的粉板那末糊涂，加上臃肿的胴体似个柏油桶……这层楼的主人就象卡通画家笔下的人物，可惜没有识得欣赏的慧眼而平白地搁在这层楼里……。

“从前，老佛婆……”

阿二见到大姑娘时总是想到老佛婆——是大姑娘的生妈。老佛婆生前是挺疼爱这掌上珠的，也总是担心这姑娘嫁不出做了老姑婆。所以，这生妈在有生之日总是为女儿托媒，好好歹歹了却心愿，女大到底是不中留的呀。

“有一趟！”阿二听老佛婆复述：“算是撮合成了，男家因为没有几层楼娶媳妇，下聘礼时竟出了好主意制一幢“金屋”，花了一笔相当大的数目，想讨好尚未过门的媳妇欢心。詎知，反而惹起大姑娘大发雌威……”

——吓，当我是甚么人物看待！我是千金小姐哟，“金屋，金屋”真是想“金屋藏娇”当我好玩的……咳，“金屋，金屋”，到底值得多少钱，我是千金小姐——有钱佬女儿，有四层楼装嫁，有钱佬女儿拔几根汗毛比制一幢“金屋”容易得多。千金小姐不想做人家玩品。快，快快，跟我退这鬼屋，退婚，退婚，快，快……

这趟的婚事告吹了。

“还有一趟，”阿二也是听老佛婆复述的：“真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也是我老佛婆引线做媒。女婿是个继承父业的大生意家，事业心重，到了卅多岁才论婚，那时候的大姑娘也卅多岁了，正好是一对老公老婆，都是有大把钱的有钱佬世家，正是门当户对的一双璧人……。”

——钱，钱，钱，钱多有甚么用，拣个不识红毛字的女婿，跟读红毛书的女儿相处，等于叫女儿对着一个开眼盲的，怎能叫我千金小姐过得一世，怕我今生今世没男人好嫁么？我不要嫁……

不要嫁的大姑娘就真的嫁不出去，一趟，两趟，十拿九稳……也给她的老姑婆怪脾气搞坏了，老佛婆也给气坏了，准备养这老姑婆一生……

从此，老佛婆放弃亲手做媒，算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而做了大姑娘“近身”的阿二，除了教大姑娘绣花以外，在夜里最厌烦的琐碎工作，要算是猫儿叫春时要拿棉花给大姑娘塞耳朵，大姑娘又偏偏喜欢养猫，养会生小猫的……

“阿二，猫儿的毛要顺捏，是吗？阿二，世俗传说，一只猫儿有九条生命，是吗？顺手捏猫，捏呀摸的猫儿在我身旁，我很快慰，我陪伴九条生命睡觉，嘻嘻嘻，阿二，你是独身的自梳女，你对那些毛手毛脚的男人会怕么？嘻嘻嘻，我真是怕到老，我怕毛手毛脚的男人，我甘愿捏猫毛……”

从此，大姑娘在更深夜静时对“近身”的阿二讲怕别人听得到的一连串心事，事情总是对男人“若即若离”的暧昧

行态说法和想法，有如“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话儿多着呢……。

“阿二，我把猫儿做比喻，比喻男人对你有猫猫意，猫猫意你要小心，猫猫意不是好意，男人多……咸咸湿湿……”

从此，大姑娘祇讲臭男子的坏话，祇好对“近身”的阿二发泄那满肚牢骚，对猫儿更爱顺毛捏……

可是，此刻出现在阿二朦查查眼下的大姑娘，连眷恋在她脚跟的猫儿艾丝也懒得捏毛，老半天才有气没力的对阿二诉怨气：

“阿二，我走宝！昨天十二支开正一对好字：十二十二。我是十二月十二生日晔。假使我昨日下一大注，今天我中十二支发横财了。”

这突如其来的话把，足足把阿二楞住了：象这样有钱的老姑婆还会迷头迷脑赌十二支么？前些时有人说大姑娘蹲在街边的占卜算命摊档求十二支，不是凭空白说的，阿二自份身无恒产，而且又是个老佣人，一向是不会想到赌钱会发横财的，然也想到几十岁人，见过不少嗜赌而倾家盪产的，甚至出卖肉体……却没见过因赌而发达……因而，对大姑娘困守的这四层的嫁妆旧楼，倘是因沉迷于赌而把它败了，那是天大的笑话：老姑婆没有人高攀当上这层楼的主人，万万不能让赌鬼占去了，这，作为老佣人的阿二问心是不忍见闻的：

“大姑娘，请你不要怪我，我以为赌钱想发横财是靠不

住的……”

“我晓得，我不过想说说这些年来记忆力很差了，连自己生日的日子也忘记了。想当年，哎哎，多少臭男子……咸咸湿湿的臭男子，当我生日的时候，张三呀李四都自动上门送礼啦，要我开派对啦……多么热闹呀！如今，咸咸湿湿的臭男子都遁到哪里去，连鬼影也不见一个，别说是送礼啦！唉唉，连我自己也忘记了生日的日子……”

“嗨，大姑娘，说来话长，你想起当年的生日舞会，也提起那些咸咸湿湿的臭男子……我倒记起了，有一天，一个高个子的老友登门找你，说他是当年常常参加派对的高佬王。说来，我记起来了，高佬王当年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小生……多少小姐追他连鞋跟也掉了……你大姑娘也挺跟他谈得来的……你，记得起吗？唔唔，可是，如今的高佬王已是满头白发的老公公……我初时还以为是个陌生的人，便把门虚掩不让他进来，还直截了当的推搪推搪”：

“我家大小姐不在家！”

——不要紧，你家大小姐跟我是老相识，祇要你提到高佬王便知道了。我今天到此来意，祇不过见到想到你家大小姐依然守着这四层旧楼，太可惜了，如今，屋价真是到了寸金尺土的日子，这么一来，我是想来谈谈这层楼的任何一层的租赁或出售的意思——正是大好时机。我高佬王如今是做地产经纪买卖的，对你家大小姐是熟人才敢开口，是熟人呀，担保靠得住，请告诉你家大小姐，如有一丝主意的话，我的

电话请拨 七 三 七……而我随时会再来的……

“哎唷，我答复他，”阿二除下眼镜瞪着大姑娘：“你难道忘记了我家的大小姐是个千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吗？千金小姐是有钱佬的小姐，咳，千金小姐搓搓老坭（身上的污垢）也够吃过一世了，你想对这层楼打念头，除非你把那头白发染黑，返过来你也后生几十年，做个……做个后生哥便有希望……”

“睬！”小姐发脾气了，“阿二你想嫁高佬王么，我不想嫁！你发男人寒，男人……咸咸湿湿……”

“大姑娘，你错了，我不会对那些男人发生好感。”

“那你发钱寒了，对这层楼打起钱的念头了。”

“大姑娘你也错了！别说是高佬王，就是以往不少人来探听，满以为你让这层楼空着，不如给人家分享！好象租赁或出售的意思，我……一百回说做一样的回报：我家……千金小姐，搓搓老坭也够吃过一世了，你休想……你住口吧！”

“你也该住口，”大姑娘厌烦似的制止。

是的，阿二对这层楼的价值，一向是比大姑娘热心的，好象和平初期，她听到香港那寸金尺土的地方，有些人单单得到几幢空着的层楼做做包租的，便平空发达了，别说有地产和房产的……好象大姑娘这四层楼，当时在香港正是“当时得令”的吃香。“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烂茶渣。”虽然，当时大姑娘的年纪已超过烂茶渣的说法，但，有这四层楼做嫁妆的，当然有人甘愿娶这“老”婆，坐享做这四层楼的主人……而毕竟咸咸湿湿的没有这份勇气……

“那当儿，”大姑娘是另有见解的，“这里的楼没有人

要买呀租的，地产也没有价，房屋搁空的多着呢，真是话分两头——到底不能跟香港比。”

“不过，”阿二挺长气的说下去：“这里的楼价也涨啦，你可见过象小孩子砌积木的几十层的高楼，吓坏人，一层卖十多万元，是千把呎地方吧了，是一百元一方呎嘛！试想想，我们这里的四层楼每层有一千多呎？大姑娘你晓得，我祇晓得肚里有数！四层计数不了，楼价涨啦，实在比你中十二支发达更好，这个世界真是钱生钱的世界，大姑娘你……”

“所以，有人动脑筋……包括高佬王……”

这当口，在厅堂里的酸枝太史椅上的大姑娘笑了，这样难得一见的笑容，在阿二的眼下认是她对高佬王这旧情人有意思的笑，改天高佬王上门该向他道喜吧。但，实在的，大姑娘笑高佬王不认老，往年英俊潇洒的印象早已给日子冲得一乾二净，而这高个子连带想起矮个子的花王英。花王英是结结实实的，结实得象嚼后的橄榄核，挺有味的橄榄，叫人漫不经意的会把它吞下喉里去，但也不愿硬生生吞了它，吐出口吧，口里又似失去了回味，空空虚虚……呃，这嗲声嗲气的“女人型”，当年在四楼天台……在大姑娘的眼底……生了根，茁了芽……

大姑娘的床头有不少花花绿绿的洋装书是事实，由花王英的印象，她便从书堆里引出罗伦斯笔下的篇章……写那个……那个查泰莱夫人在园里看母鸡领着一群雏鸡……而至滴

下几点相思泪，思量自己比不上母鸡有雏鸡可领，失去了性爱的……查泰莱夫人很爱慕跟自己身份差得很远的园丁，那是个结实的家伙……她大姑娘跟花王英的身份也差得很远很远……远在二三十年前，花王英已是“名花有主”的成家立室了，也因四楼天台的花园早已没有臭男子混迹，大姑娘也懒得打理，日渐荒芜……花王英早已觉无事可干而辞工了……大姑娘咬紧牙龈送花王英出门……

“人家称花王英是个撚花圣手，”不懂事由的阿二硬绷绷的谈起：“后来，花王英自己找到一段地开闢花园，一家人过着好日子……后来，花园那段地……想不到，开马路了，他花王英又耕芭去……”

“是的。”大姑娘插咀，“他来过一回，那时候，我想到四楼天台有个凉亭，可以做他一家栖身的，也可利用这天台种种胡姬。可是，说过算了，一直没有下文，连人影也不再见到了。”

往下去，大姑娘想到这粒结实的榄核也会经不起日子和风雨的磨练，已逐渐萎缩，跟高佬王同样是满头白发的老公公……不值得象查泰莱夫人跟园丁在大雨中窜到丛林里鬼混。如此，花王英也许仍有如园丁那身结实的肌肉，而她大姑娘自己……不争气的，唉！胴体已失去了查泰莱夫人那股魅力，难怪花王英一直没有再来，一直不值得她大姑娘咬紧牙龈……如今，这矮个子的，也许，他的儿子已比他高呢。

“……有人动脑筋……”大姑娘笑笑，自言自语的说：

“实在不容易高攀的呀！”

阿二听到高攀的字眼也便有话可说了：

“真的呀，这四层楼太高太高了，听说，四层楼以上才会明文规定安装升降机的。高攀这四层楼真吃力，实在不容易高攀。也听说，不是本地人想要买楼也是明文规定四层以上才有权选购。唉唉，象这层楼每方呎值一百元……谁能够随随便便高攀得上呢！”

“好啦，好啦，人家谈的不是高低呀高低，更不是讨价还价……我搓搓老坭也够吃过一世了……你忘记了么，以后，不管是高佬王呀矮仔王，来呀来呀，都不准开门，这些臭男子，咸咸湿湿……咸咸湿湿的臭男子都有猫猫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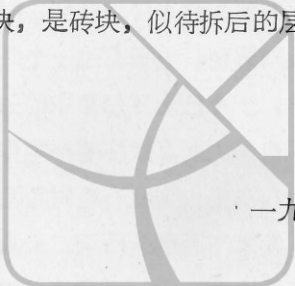
不巧的，这当子，遭殃的是艾丝这匹猫给踢了一踢作泄泄气，便逡自折返卧房看书去，但这是很少见到的无理对爱猫的虐待。阿二怕惹事似的一自又去穿针引线，也挪到厅堂前当空借借光……

更不巧的，说过随时会再来的高佬王真的又来了，但，奇怪的，他没有要求开开方便之门，祇会声气粗粗的说了几句泄气的话，是传到卧房里清清楚楚的。

“……哎，真想不到，请告诉你家大小姐：我刚发见这层楼楼下给贴了一张通告……哎哎，你家大小姐是识红毛字的，有空请她亲自去楼下看一看便知……这是城市发展区，这层楼再不需要我做地产经纪……买卖的……这层楼要拆……是城市发展……”

大姑娘脚浮浮的从卧房里走出来，一下子也很快的想起前些日子里确有接到一封有关城市发展的公函，是给自己当作书签的夹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书页里，如今，已是漫不经意的失落了。想着，想着……高佬王已踏着沉重的脚步下这层楼。这当子，不识上下高低的艾丝旋在主人的脚跟讨爱似的一味“猫猫”叫，叫得比叫春更刺耳，急不及待棉花塞耳的祇可掩耳。

双手掩耳的向厅堂外张望，张望……。她手里那册重甸甸的砖块般厚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却随手泻跌在脚旁。这巨著，也是砖块，是砖块，似待拆后的层楼从地脚重新砌起……。



一九七七年四月

后 记

我曾听过一个以英文写作的友人说：英文写成的作品比不上华文的发表地盘多而出版期繁密。这，由于我 不 懂 英文，对这问题一路来都未曾注意到。但，说到华文写作发表地盘多而出版期繁密；似乎有过一个时期是事实的事实，然而，好景不常，于今已无复想象中的一回事了。

我是个不自量力而喜欢摇笔杆写作的，一路来，不管发表的地盘多少与疏密，到我有题材可写时，我会默默的写我要写的东西，发表与否倒无所谓，天真一点自认从不与人争地盘，反而当地盘疏少时，常常让位给崛起的新秀去发表，倒引以为是安份的事。

在默默写作的漫长岁月里，给我写成的作品，也已出版单行本的，算来已有近百篇之多。就这样，我每每觉得这近百篇作品之中，可能有些（？）读者想见见面的，但在书坊间已找不到了。我也曾私下的想过：这些作品可能有些是值得（？）再版一读的。因此，我想选编一本集子，一方面也可检讨自己的创作过程，另一方面也可釐订今后创作动向。

后来，我把这想头跟老友韦晕兄提起，他不仅怂恿我，而且当我自承应避免渗入主见而自选时，他便爽快的一口答应替我选稿。这样，花了他一段冗长的时间，总算选出了十多篇认可的作品，还特意写了一篇《读稿者言》。这样一来，却又导至我生了非份之想，那是想把这十多篇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单行本问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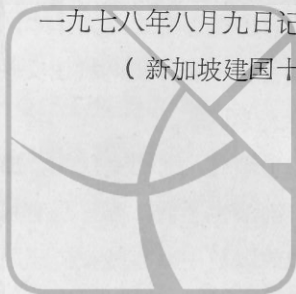
象这样的非份之想，随又得到友好李慧垣和杨舜生两君的毅然承担翻译的工作，便使我鼓起勇气放手做去。（按：英文版本的稿件已送“花梨木”出版社在审阅中）但，随也联想到搞华文文艺而出版选集的英文译本，恐怕不大会受英文教育的读者欢迎，祇备作受两种语文教育的读者一读，说不定是值得放手去尝试的。

写作这里，我也该有几句话交代的，那就是《捞起》出版后，反应不错，销路也不弱，本来是有可能“再版”的，却又怕人家误会我效以前中国有些投机出版商的玩弄手段，好象印好的书先发行一批，余的则改头换面以及多写一篇“再版的话”做掩眼法，如此这般算是畅销书了。有了这种顾忌，便使我想起韦晕兄在通讯里，说英文版本应选入《遗产》、《捞起》、《层楼》三篇，但，中文版本因《捞起》一书刚出版，似可用其他的几篇代替。然，想不到《捞起》一书面世后，有了上述堪以自慰的因素，所以，考虑将该三篇作品也一併编入，这样，使中、英文版本内容统一化，说不定对受两种语文教育的读者有一些用处。

临末，更值得一提的，是《遗产》这篇作品，曾在我的生活圈子里起了一点涟漪，但无大碍；《捞起》则赚得友好们说我捞得风生水起，似乎挖苦的成份多于嘉许，直堪作磨砺的；《层楼》呢，难得友好陈伟真君提供一点情节的补充，我则加了一阕“昭君怨”词作为“题记”，这也可算是纪念性的著墨瀋滴。

名漫画家林锡忠君为本集子作插图，更为难能可贵，生色自不在话下，併此抱拳深深地作个揖。

一九七八年八月九日记于绿庐·新加坡
(新加坡建国十三周年纪念日)



于沫我短篇小说选集（英文版）

李慧垣
杨舜生

合译

（在筹备中）

于沫我短篇小说选集之九：际遇

（在筹备中）



內页插图：林锡忠先生
封面习画：外孫梁艺峯
封面题字：作者于沫我

